

正氣月刊

第二二期

第五卷

專載

中日兩國前途之預測……………韓濬章

亞洲民族論……………張明

論著

先秦農民與土地關係之演變……………王慶邦

抗戰以來總裁對於國際政治之重要指示及其研究……………孫玉琳

樹立「力行」政風與推進地方政治……………黃豪

怎樣實踐「行」的哲學……………洪萍

雜感

讀書雜記……………羅璋

教養片感錄……………王友瀛

小說

芭蕉……………莫退

圈套……………化龍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

中日兩國前途之預測

韓濬章

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抱負，也都有每一個人的前途。一個國家又何嘗不是一樣呢？一個人的前途固然由於他自己的意志。他自己的努力，他自己的奮鬥來決定，可是每每容易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阻撓他，打擊他，甚至摧毀他；一個國家尤容易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像這一次大戰，因為英國外交的弄權，犧牲了若干國家。又譬如我們中國，自從北伐成功，在 委員長領導之下，艱苦奮鬥，勵精圖治，滿想趕上歐美諸邦，造成一個現代化的新中國，偏偏就不斷遭遇着日寇的壓迫，予我們建國以嚴重的打擊。日寇爲什麼要不斷的摧殘我們？中國會像奧大利會像捷克斯會像法國一樣的屈辱嗎？我們的答復，是「日本不要做夢。那麼未來的中日兩國，將演成怎樣的局面呢？這是我現在要解答的問題。」

世界是一個整體的東西，并不僅是中日兩國的世界，我們要研究中日兩國的問題，先要把國際大勢來認識一下。茲簡要的把中，美，英，蘇，德，日六個國家的國策說明如次：

- 一、中國的國策，是在收復失地，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恢復主權，謀獨立自主生存於世界。
- 二、美國的國策，是在對內絕對防止他國勢力之侵入，對外則本國勢力之擴張。
- 三、英國的國策，是在確保他的廣大領土，鞏固其團結，維持對外的權益，及通商貿易的自由，同時運用外交手腕，使世界各國，互相均勢，不使有過大之一國發現。
- 四、蘇俄的國策，是在標榜社會主義，一面謀確保自國的存在，一面謀打倒資本主義。
- 五、德國的國策，是在想統一歐洲獨霸世界，希特勒說：「日爾曼民族，是上帝的獨生子。」又說：「戰爭是永久的，戰爭就是人生，戰爭是一切事物的原由。」

六、日本的國策，是在謀實現他的傳統大陸政策，以本國爲中心，向四外拓殖，而向掠取南洋羣島，北望垂涎西伯利亞，西進侵略中國，東則與美國爭奪太平洋霸權。

由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各國有各國的立場，各國有各國的企圖，因之，各國有各國不同的作爲，我們可以把他們區分爲三類：

- 第一類：完全採取獨立自主政策的國家——中國。
 - 第二類：採取半保守、半進取政策的國家——英、美、蘇。
 - 第三類：完全採取侵略政策的國家——德、日。
- 世界上的國家，當然不止這六個，因爲同床異夢，便產生了今日複雜的國際；一切糾紛的來源，由此也可以找到他的線索了。現在我們再來研究中日問題。

先說中國：中國是一個立國五千年的世界文明大國。一向是講究天下爲公，愛好和平的優秀民族。我們得天獨厚，有廣大的土地，有豐富的礦藏，有衆多的人口，爲什麼到今天，還不能獨立自主呢？

- 一、固步自封，坐井觀天，忽略了時代；
 - 二、內亂不已，大傷元氣；
 - 三、受國際環境的影響，外患頻仍，阻撓我們的前進。
- 所以到今天，科學落後，工業貧乏，軍備不修，焉得不受外侮的欺凌呢？
- 國父說：「中國不是人不如人，是機器不如人。」斯達林說：「不願弱包強，不會亡國；不有鋼鐵廠，纔會亡國。」從前印度許多的王公，反對甘地而不抵抗，不合作主義，甘地從容的解脫，我們有多少頭，多少血，總不能敵他在北明輪船大鑛鑛廠內，日夜勞動的機器，所造出的那無情的東西。美國菲列士士校說：「一個國家的強弱，不在機器的豐缺，而在工業資源的儲藏量。」

，是否充實。吾人能常時檢討，自然明瞭我們美國的地位。根據以上的名義，我們可以知道現在的時代，是怎樣的時代。簡直可以說：今日的地球，完全是鋼與鐵鑄成，沒有科學，沒有工業，是不能立足在上面的。

我記得幾年以前，還有人喊出「農業救國」，和「回到農村去」的口號，那簡直是在開倒車。我們國家工業，這樣的貧乏，如果大家都回到農村去，一旦國家有事，我們只好拿着鋤頭犁耙，來抵禦飛機大炮了。充其量也只好拿大刀隊來比機械化的軍隊；拿帆船來比袖珍艦；拿人力車來比飛機了。無怪九一八霹靂一聲，東北四省拱手讓人；我們偉大卓越的領袖，蔣委員長痛定思痛對症下藥來整軍建國，經過幾年的埋頭苦幹，頗具規模，又遭遇到七七事變。我們以劣勢的裝備，能够和強敵作戰到五年之久，并且這連續的英勇抵抗着，一直要爭取最後勝利。爲什麼會有這樣的收獲呢？這不能不算是九一八以後幾年間整軍建國，突飛猛進的成果。現在更由中日戰爭，擴大到世界戰爭，這不是偶然的，這是我們幾年爲民主國家苦鬥，所得來必然的代價，我們應該握手稱慶，引爲愉快的一件事。這予我們中國有利，是無可諱言的，但是我極端反對許多人的論調，以爲我們可以從此高枕無憂，坐享其成。他們認爲只要英美一宣戰，日本就要毀滅。現在軍事擺在眼前，日本不但沒有毀滅，並且更進一步，來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閃電戰，侵佔了英美不少的土地。於是又有人在喝采鼓掌，以爲日本闖下了滔天大禍，這一來，真是他自尋末路了。美國飛機不是會轟炸東京嗎？荷蘭港中途島，不是在擊沉他的軍艦嗎？誠然，美國這種報復行動，可以替我們出一口氣，可是我們絕不能站在黃鶴樓上，拍手叫好。我們要認識自身的危機，不是靠美國的飛機與軍艦，可以解除的。會師柏林也可罷，會師東京也可能，我們都熱烈的歡迎，但是不要忽略了本身的工作。委員長一再訓示國人，「自力更生」，本分校主任在七七紀念會上，也曾訓示我們：「我們要知道，靠外國人，是靠不住的。」雖然目前國際形勢，於我們有利，如果我們自身沒有力量，還是不能利用國際間的有利形勢，還是不能配合國際間的有利形勢。我們都是軍人，負有捍衛國民的重大責任，國家的存亡興衰，民族的生死榮辱，都擺在我們的肩頭上。我們要認識敵人，更要認

識自己，不要忘記了自己。許多人希望敵人發生其他的變化，自動退出中國，但是我們軍人，決不能作如是想。我們爲了要驅除敵人，爲了要戰後維護國家的獨立自主，生存於世界，我們只有加強本身的力量。只有「自力」，才能解決人類世間一切的困難。對於現在的國庫素質，只有大家努力使其一天強過一天。我常常感覺，最好把國庫劃分作兩種，一種叫作戰軍，一種叫整訓軍，在前方儘管必要的作戰軍，與敵人對峙，其餘的，都集中後方澈底整訓。我這裏所謂整訓，是需要時代化的整訓，不是休養式的整訓。如果有時間，還可以更番整訓，沒有時間，就拿這整訓好的部隊澈底集中使用於一點或二點。我們只要能够收復一兩個重要據點，民氣必爲之一振，戰爭形勢立即改觀。驅除倭寇，收復失地，并不能算一件什麼難事。這是我從積極方面主張；至於我從消極方面的看法，我們中國也決不會亡，並不是因爲我們中國，地大、物博，人衆，可以有恃無恐，而是因爲至少有以下的三個理由。

一、國際環境關係——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八國聯軍破天津北平，瓜分中國的聲浪，震盪一時，因爲分贓不均，美國提出反對，否則早作了朝鮮印度度第二。國際間錯綜複雜，鈞心鬥角，誰也不願意誰獨吞中國。現在日本居然自命爲東亞盟主，大唱其大亞細亞主義，企圖拿武力來實現他的獨佔理想。世界各國能甘心嗎？況且時至今日，中國是同盟國最重要的一環，担負東亞大陸戰場盟軍的主角，爲世界和平，獨立苦鬥了五年。中國所缺乏的是（一）武器，（二）金錢，同盟國不費一兵一卒，只須予以物質上的接濟，便可打倒東方的殘暴，這在同盟國方面何樂不爲呢？所以同盟國在前門有益，後門有狼的今天，資助我們，乃是必然的事。我們有了人，有了錢，有了武器，再打幾年，也不在乎。同時我們也要認清，同盟國的幫助我們，完全是爲了他們切身的利害關係，否則的話，當九一八發生事變，直到歐戰，他們爲什麼不幫助我們，反以大量物資，賣給日本，而我們所獲得的，只是同情二字呢？我們要知道，列強並不希望我國自立，因爲以我們地大，物博，人衆的先天優越條件，一旦強大，那簡直是世界強國中的強國。老實說，世界列強所希望於我們的，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作他們一個世界大商場，絕不希望某一國獨佔，所

以我國，因國際環境，中國不會滅亡。

二、民族性關係——不可侮，是中華民族的特性。自黃帝至清末，歷時約四千六百零八年，幾無時不是在民族鬥爭中過日子。如自黃帝至秦始皇間之蠻，夷，戎，狄，自魏文帝至隋後主間之烏桓，匈奴，鮮卑，氏，羯，羌，自梁太祖至元世祖間之突厥，赤丹，黨項，女真，南宋時代之蒙古，明清時代之滿洲，或迭經爭鬥，或竟統一中國，因為中華民族人心不死，為什幾起，迨至辛亥革命，便造成了四萬萬五千萬偉大中華民族的大團結。所以一個民族，被外族欺凌，一個國家，被外國侵略，只要人心不死，有民族的氣節，不但不會亡國，反足以多難興邦。他如荷爾反抗西班牙的侵略而建國；俄羅斯反抗拿破崙的侵略而強大；凱末爾反抗英希臘軍侵略而復興土耳其；無不是在困難中掙扎出來的。所以我們根據將近五千年光榮歷史的演變與教訓，和中華民族不可侮特性，日本尚不該滅亡中華民族的資格。

三、人口消耗率關係——前面已經說過，中國人多並不足恃，但是如果中國人死一個，日本人也死一個。中國人死一雙，日本人也死一雙，消耗數字是相等的，那我們足以自豪了。請看抗戰五年間，敵我雙方人力消耗的數字，根據敵方的公佈，謂五年內斃死中國軍隊二百三十三萬八千人，根據我方的公佈，謂傷敵軍二百五十餘萬人，俘虜二萬九千九百二十四人，若把負傷治愈，還能參戰的與俘虜的不計，也只算二百三十三萬八千人，則雙方死亡率相等。我們知道，日本本部全人口不過六千九百二十五萬人，那就是說，日本死光了，我們還有三萬萬八千萬人。這是五年來鐵一般的事實，所以我說因人口消耗率的關係，中國不會滅亡。

我們中國不會滅亡，這一點是日本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在（一九四〇、九）三國同盟密約條文的第二條有「德義表示，準備於有利於日本之條件下，調停與中國之戰爭實現和平」。反之，中國不能滅亡日本呢？我國為不但可能，而且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我們自己努力的程度怎樣，如不相信，我舉一個實例：請看第一次大戰失敗後的德國。土地不過我國二十三分之一大，人口不過我國七分之一多，生產更不及我國的豐富，還要戴上條約上的種種枷鎖喪失歐陸領土將近三萬方英里，及海外全部殖民地，賠款約合美金三百三十萬萬圓，商

船全部作抵償，交出火車頭五千輛，客貨車十五萬輛，十年內產煤全部供應德國，所有軍用品，全部呈獻德軍，空軍禁飛，海軍全部解散，軍艦悉沉海底，其所剩剩地破碎，其種辱國，較之我們現在在中國，真有地獄與天堂之感。自從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執政，痛定思痛，奮發蹈勵，為時不過六年，軍艦成，一鳴驚人，自發動第二次大戰以至現在。僅兩年多時間，先後吞併大小十八國之多。我們中國人與德國，同一樣是人，德國是在地獄中本著「戰備第一」的共同信念下，艱苦奮鬥出來的。我們難道不難嗎？況且我們有比希特勒更卓越的領袖，蔣委員長領導着。也同樣有「軍事第一」的共同信條。或者有人懷疑到，我們的科學，我們的工業，比不上當時的德國。誠然，但是沒有關係，日本維新僅四十五年，蘇俄革命，僅廿一年，為什麼能趕上歐美呢？歐美的軍事科學家說「物質建設，不論在時間上，經濟上，越後越佔便宜」，這是至理名言，我們切不可自甘放棄。拿破崙說：「戰爭為和平之因，和平乃戰爭之果」，今日的世界，只有強權沒有公理，公理是騙人的幌子，條約等於一張廢紙。我堅認沒有鬥爭，便沒有世界。我們每一個中國人，要深深的猛省。我們今年以內，或許還要遭到更深的痛苦，我們要本著「打落門牙合血吞」的精神，來接受最艱苦的遭遇。因為這次抗戰，是我們國運的一個轉機，需要最大的毅力來掙扎，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燦爛的，但看我們今後努力的程度如何。

再說日本：日本立國到現在。不過一千多年。自我國唐朝輸入文明以後，才談得上歷史，一向對中國是年年納貢，歲歲來朝：直到元明（十三世紀）之世，才忘恩負義，反奴為主；一八六七年日本明治天皇實行維新政治，提倡歐化新學；到一九一二年，經過不過四十五年的埋頭努力，便能趕上歐美，儼然有泱泱大國之風。甲午之役（一八九四年），破我海陸兩軍；日俄之戰（一九〇四年），大敗俄軍；於是頭角崢嶸，列入世界第一等強國了。為什麼日本僅僅四十五年的奮新，便能趕得上歐美兩世紀的成績呢？我們不能不檢討當時日本民族的特點：第一有責任心，第二尚事仿性，第三刻苦耐勞，第四富愛國心。假使日本能把握住他的優點，發揚光大，繼續奮發前進，真真可以獨步世界了。偏偏好景不常，日本民族發生了破綻，流蕩了極

而這種種破壞，這種種短處，將足以毀滅他們民族的發展而有餘。胸懷偏窄，做優殘暴，於是不安本分。野心勃勃，大陸政策的迷夢，充滿了每一個國民的腦海。先則發動九一八，始佔我東北四省，繼之以七七事變，近更與軸心德義，東西呼應大演其雙簧。南進，東進，西侵，也算是一帆風順，得了不少便宜，較之他的夥計——德國——的收入，實有過之無不及。東條在他本年七月六月，告日本軍民書裏說：「日本已獲得五千萬平方英里米突土地……」，這箇數字的公佈，充分表現日本民族的欺騙劣根性，這只能騙那未開化的土人，稍具有常識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誇大狂。我們曉得全亞細亞洲的總面積，不過四千四百三十萬九千八百平方公里，不知他的算盤怎樣打法的。我爲了專糾正他的錯誤，代他計算了一下，充其量，也不過五百萬平方公里，較之他本國土地，要大十三倍。現在戰爭還不繼續的延長着，他對這廣大的土地，不要說消化，就是能不能拿得住，站得穩，殊成問題。敵人今日的情形，有如昔日項羽被圍垓下，四面楚歌，不知末日之將至，據他這大口大腹小，不展死，也要成不治之症，究竟他現在軍力怎樣，我們不妨也來檢討一下：敵人自七七事變到現在，共有十七個常備師團，十七個預備師團，四個新編師團，十八個擴編師團，七個改編師團，廿個縱編混成旅團，再加上獨立守備隊，國境守備隊，台灣守備隊，特種兵部隊，總合不過一百個師團，在中國戰場轉戰五年，精銳損失極重，裝填補充，大感棘手，不要說大興收勢，就是守備所得的五百萬平方公里土地，恐怕都有相當吃力。最近一班人對日本的動態，頗多推論：北進攻蘇聯嗎？西進解決中國事件嗎？南進攻澳洲或印度嗎？甚至東進攻夏威夷及阿拉斯加嗎？我認爲現在是日軍短期休養生息的時期，一方面開發南洋的寶庫，一方面佈置爾後的軍事，除非以下的兩個時期到臨：（一）非常必要，策應軸心時，（二）有機可乘，有利可圖時，假使爲時勢所迫，上述敵人的四種行動，採取那一種的公算最大呢？我認爲西進與南進公算最大。其理由如左：

一、侵略美洲，敵人目前無此奢望，至於襲擊夏威夷，完全爲了南進戰略上的關係，佔領阿留申羣島，一方面予美國以威脅，一方面防止美國的海空攻勢。

二、對蘇聯開闢戰場，日本固早有打算，可是目前的國力，已屬不可能了，何況避易就難，接近求遠，敵人沒有那樣傻。現在東歐西三面楚歌，已經難於應付，還要到北面去尋覓，來自討煩惱嗎？目前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現在是瞞目相視，時機還沒有成熟。至於說與德國東西夾攻，我認爲時機尚早。

三、繼續南進，是擴張既得戰果，近水樓台，澳大利亞固然想攻，印度尤其想攻，因爲印度是英國的東方儲藏室，物資極豐，而況現在英印糾紛臻於尖銳化的時候，日本當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希望再來一個如法泡製的泰國第二。況且現在德國傾全力進攻滿洲，同盟國開闢第二戰場，呼聲極高的時候，日本繼續南進，正當其時。消極方面可以策應德國，積極方面，可以貫徹主張。

四、西進，是日本的傳統國策，是他們每一個國民，寢食沒有忘記的。可是經過五年的苦鬥，事實告訴他們，估計錯誤了，然而對成騎虎，怎麼辦呢，不能不打腫臉來充胖子。敵人已經看清楚了，不解決中國，他莫想立足於世界；同時也有一個矛盾的現象，他不能像德國對法國一樣，使中國屈服，所以我說，日本對中國，祇能作有限度的西進，他的重點，還是在和平攻勢。

總之，我替日本着想實已深陷泥淖，進退維谷，將來只有一條路可走。除非徹底悔悟，懸崖勒馬，仍不失爲隨時務的俊傑。但以日本今日氣餒之盛，舉止之狂，這當然是他所不屑爲。所以我說，日本祇有一條路可走，就是趨於滅亡。現在日本的四週，中，美，英，蘇，都是敵國，現代的戰爭，是力的戰爭，不要說四國，單僅美國一國的軍備，就要把日本嚇得魂不附體。最近通過一九四三年軍費四百二十八萬二千萬美元一案，經羅斯福總統簽署公佈，規定製造飛機二萬三千五百五十架，坦克車十萬輛，軍艦一百九十萬噸，及其他軍用品無算，像這龐大的生產量，日本將如何應付？我們更知道，美國毒瓦斯的製造量，推世界第一，美國祇要用半日的產量，即可以毀滅日本東京全市而無餘；何況蘇聯一九〇四年之耶米露，中國不共戴天之仇未伸，至於英美在太平洋之辱，自亦不甘容忍，「殺人者人恆殺之」，這筆冤仇血債，必有總清算之一日，是以日寇如不及早覺悟，除掉自趨滅亡之一途外，還有什麼路可走呢？（王實忠記錄）

亞州民族論

張明

(一) 緬懷既往

世界最古的文化發源地有四：一是底格里斯與幼發拉底斯兩河中間的美索波達米亞區域，二是尼羅河流域，三是黃河流域，四是恆河流域。以上四個地區屬於亞洲者有三個，因此如果我們說亞洲是古代世界文化最大的基點，這話似乎不能算過火。翻開人類過去活動的記載，便可以瞭然，亞洲各民族的祖先，在公正的世界史上，都會留下可歌可泣的光榮偉績，而這種光榮，是因為對整個人類文明，有着輝煌貢獻。

美索波達米亞區域的文化與埃及的文化誰為最早的問題，那是考古家及史學家的事。美國發掘家曾在尼泊掘出一座古城，證明其建築年代，最晚當在公元前五六千年。美倫博物館中所藏尼泊古廟中之王廟表，當公元前二四七二年已有十八王朝之久，其第一朝據云當在公元前四二〇〇年。埃及曆起於公元前四二四一年，較之巴比倫曆已晚七百餘年。如此我們應該承認，美索波達米亞區域最低也是人類最有價值的舞台之一。

美索波達米亞的自然環境較尼羅河流域為優，所以自古各民族在這裏的爭奪，也較尼羅河流域激烈。據湯姆生考證，在蘇馬運人進入美索波達米亞之前，其土著為開始伊蘭種，其後塞姆族的各支族及雅利安族的支族先後到達，使美索波達米亞的輝煌更加燦爛。

蘇馬運人的文字較中國早一千多年，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即由此脫胎。亞摩利人所建之第一巴比倫帝國，除有最古的楔形文字之外，又為世界度量衡的創始者。一九〇二年在蘇沙地方掘出之哈摩拉比法典（三百條）較羅馬十二銅表早一千六百餘年。其為世界度量衡法典。他們的算學以六十為進位，今日之鐘表算法即本此。曆法是世界最

古而又最合科學的，因此巴比倫有天文學之母的榮譽，亞述崛起，融會西亞各民族文化，成立一世界最古最大之帝國。苦千學者每挾其種族之偏見，以野蠻二字形容其人，對其戰術之發明，與刻苦尚武之精神，往往一筆抹殺，誠屬遺憾。

公元前六〇六年米太人攻陷尼尼微，而成立加勒底帝國，是為第二巴比倫，尼佈甲尼撒重建之首都，大於今日巴黎七倍，其空中花園為世界三奇之一。其後波斯盛強，五三六年居魯士一舉而併巴比倫，此時希臘方完成其城市之組織。不幸此兩大國家自此竟成對峙之局勢，更不幸此兩大國家自公元前五〇〇年至四四九年動員人馬數百萬，前後戰爭三次，歷六十餘年。後世希臘史學家詛咒波斯甚烈，然而波斯若一戰而勝，則今日世界之情勢自亦不同。

公元前三五九年，馬其頓王腓力崛起，其子亞歷山大繼其後，征埃及滅波斯，征服印度旁遮普，呵叱風雲不可一世。莫斯利前強盛之希特勒與之相比，不啻為一跳蚤之小醜。然此橫行一陸之青年大帝亦於三二四年，以三十三歲之英年，暴死於巴比倫。處此世界紛紜之際，西亞區域諸友邦人等，對其英勇祖堯堅苦奮鬥之精神及史蹟，當然較比我們清楚得多。

在亞洲西部尚有若干著名民族，建立不少國家，也在世界文化上放過異彩，其中與後世關係最密切者厥為腓尼基人。他們是歷史上第一個著名的海權國，且為歐洲各國文字之始祖。地中海沿岸大部分都是他們的勢力範圍（馬賽是他們開闢的）其殖民地以迦太基為最著名（其後脫離祖國獨立）。後與羅馬衝突，竟於公元前二六四年至一四六年彼此前後苦鬥三次，是為史書上著名的佈尼華戰爭。迦太基名將漢尼拔，縱橫義大利十年，其作風及遭遇存焉，其失敗自斃於項羽遇十九年而已。最後迦太基被國四年，屠民七十萬死亡六十五萬

婦女割髮髻弓弦助戰，力盡城破，被羅馬人一火焚燬，其悲壯為史書所罕見。常敗將軍塞索里尼母以「恢復羅馬光榮」救世，可是他們從那裏再去找一個「西比阿」呢！

亞洲西部處於歐亞非三洲之間，自古即為各民族之大冶爐，且為文化之漩渦，又為人類最大之戰場。在這個地區上的人，他們所過的悲慘日子，也非外人所能盡知，因此他們產生另外一種獨特的文化，是為宗教。創立世界最早一神教的希伯來人摩西（公元前一三二〇年中國商武丁時代），創立基督教之波斯人瑣羅斯德（公元前一千五百年間），創立基督教之猶太人耶穌基督（生於公元前四年漢哀帝元平三年），創立依爾蘭教之阿利伯人穆罕默德（公元後六二二年為回教之紀元時唐高祖武德五年），都是先後在這廣大區域出現（佛教另詳），對於今日人類之影響，非筆墨所能形容。其教義雖異，其基本精神盡在以自由、平等、博愛、和平、犧牲、救世，此足以證明亞洲民族思想之主幹。惜後人對此認識不足，反藉此而發生無限之糾紛，其中最顯著而重要之事是為十字軍之東征（自一〇九六年至一二七〇年）名為七次實共九次。

當歐洲黑暗時期，中國宋朝學者所講之理學已臻爐火純青，而亞洲西部在阿利伯人統治之下，承希臘文化之後，正大放異彩。所以十字軍壓敗之後，將亞洲文明並中國三大發明一併攜回，予歐洲以新生命之啓迪——通稱文藝復興（但是文藝復興似乎不甚恰當）。歷史是否真演進可不論，惟巧合之所在確有，彼軸心國家強盜之暴亂與十字軍英雄之威武如出一轍，「重建世界新秩序」與「收復聖地」間為煙幕彈。歷史告訴我們，黑暗之後必有光明，軸心國家強盜們的末路，一定不如十字軍。全世界都承認亞洲對未來世界負有絕大之使命，彼對昔日歐洲黑暗時代尤為有力。此種新的生機，已由 蔣委員長訪印之行而獲其曙光。

與美索波達米亞東境昆都省是印度。公元前二千年頃，雅利安人自西北進入，征服土著達羅毗荼族，建立國家，創發羅門教，厲行階級制度。公元前五六八年（或前五六三年亦有謂五六七年），釋迦牟尼降生而創佛教。此偉大之國家總以內在的種種矛盾，其後歷為波斯

希臘，蒙古所征服，然印度文明及佛教文化，屹立天地之間，為人類生色，對於整個亞洲各民族具有莫大之影響與莫大之價值，這是人所共知的，無待贅述。

印度以東是不丹，尼泊尔，緬甸，安南，菲律賓，南洋羣島，朝鮮……過去都是中國兄弟之邦，都有他們獨特的文化。另外尚有亞洲土耳其與亞洲俄羅斯，與亞洲各民族都有不可分離的關係。除此之外，便是軸心國家之尾閥的日本，以及依附日本軍閥的小尾巴——昔稱暹羅，今稱泰國，中華民族對人類之貢獻如何，世人自有認識與評價，這裏不用列舉。

我們把亞洲各民族在古代世界文明中所佔之地位略加追述之後，便感覺到亞洲各民族決非弱者，各民族之所以致弱，以致一蹶不振，自亦有其原因。

（二）檢討現實

亞洲面積為一千六百五十七萬方哩，佔世界陸地三分之一，大於歐洲四倍，主要民族計二十一種，人口約九萬萬，佔世界全部人口一半以上。西力東漸以前，東亞各民族大多以中國為中心，禮尚往來，相安無事，不過西亞各民族一部分則已捲入歐洲之漩渦。

在元世祖時代會到中國作過官的馬哥孛羅，把東方寫得太神祕太富麗了，他的遊記在歐洲問世以後，對於歐人東來的刺激很大，哥倫布，麥哲倫之遠渡重洋便是一證，而歐人脚步之插入亞洲，實以一五〇五年葡國總督於印度為開端。其後：

- 一五五七年 葡人取澳門
- 一五六五年 西班牙人取菲律賓
- 一六〇〇年 英人創東印度公司
- 一六一九年 荷人設總督府於爪哇
- 一六二三年 荷人據澎湖翌年據台灣
- 一八二七年 俄英法三國海軍大破土軍
- 一八三九年 鴉片戰爭
- 一八四一年 英人取車路克

一八四二年 英割香港，英阿富汗
 一八五三年 英領緬甸，英海軍抵日本浦賀砲擊下田
 一八五八年 英佔領印度
 一八六〇年 法佔西貢，英法聯軍入北京
 一八六九年 蘇彝士運河開通

十九世紀中，世界殖民地之爭奪已呈激化，而鴉片戰後，東方老大國家外強中乾之弱點，已暴露無遺，殆一八六九年蘇彝士運河開通，歐洲軍人，商人，教士，探險家……隨地中海海水奔騰而出，與美洲新興勢力會合於太平洋之上，這個時候，整個亞洲幾乎沒有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

此種悲慘局面之演成，固然是由於外來勢力壓迫之結果，可是內在的原因亦復不少，祇要我們把亞洲各國近代史翻開，便可以找到一個輪廓：第一，歐洲自產業革命以後，已翻天覆地進入另一個新世界，而亞洲各國則轉趨保守，仍行閉關自守的封建政策，等外人挾其新式武裝兵臨城下，乃竟張惶失措，不是舉外人如神明，便是徒然盲目的排外。在此內外夾攻之下，若干國家便喪失了他們政治的生命，奧托曼帝國之崩潰，印度，阿富汗，伊朗（波斯），緬甸，安南……等之被攻或佔，日本「黑船到來」，以及滿清自鴉片戰役以迄民國成立，種種衰頹辱國，無一不是這個原故。

第二，歐美勢力未到達亞洲之前夕，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內部是平靜無事的，不是貴族平民對立，便是有權勢者相互傾軋，甚至種族之濶自相屠殺。宗教之間彼此攻訐，種種內訌，不一而足。結果一國之內壁最高築，力量相銷，一旦外勢侵入，便失了抵抗的力量，眼看清大好河山，一個個的被人宰割。在當時是各有各理，在今天看起來，一切製造內在矛盾的人，都是國家民族的罪人。

第三，各國政治腐惡，為當時一般之通病，奧托曼帝國，滿清政府及德川幕府最為顯著。一般貴族王室既缺乏遠大之眼光與志向，而生活行動尤為荒淫暴虐，故民不聊生，社會紊亂，國家民族日趨萎靡，自己已經搖搖欲墜，又怎能應得起多大的風浪呢？

第四，亞洲多數國家遭遇長期沉淪的另一主要原因，便是一般國民教育的落後和體格的衰退。當時各國一般國民思想之愚昧頑固，事

場之空河消沉，使歐美的人誤認亞洲都是野蠻民族。而一般國民體格微弱，傳染病到處流行，死亡率高於生殖率，又怎能怪人稱亞洲民族為「病夫」呢？在二十世紀裏，任何一個國家民族，如果欲圖生存，起碼的基本條件是國民大眾都有健全的體格和普遍的教育。懶惰，自私，腐化，頹廢，苟且都是要被淘汰的。中山先生欲實行大同之治，扶助一切弱小民族，而先在中國提倡恢復民族精神，發揚固有道德和智能；以及 蔣委員長倡導新生活運動，和國民精神總動員，完全是看清了世界的潮流和亞洲民族自身的缺點。

今天的世界，已到了決定整個人類命運的時候，因此我們不應得病諱醫，對於自身的弱點，應盡其明白承認，然後我們才能得一個對症的良方。同時對於世界潮流之所趨，更應傷心休目的切實把握，否則我們便像初學溜冰一樣的，跌在地下還找不出原因。

今天的世界不是國家與國家的鬥爭，也不是有色人種與無色人種的鬥爭，而是公道與強權的鬥爭。軸心國家——德義日強盜的集團，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倭寇軍閥之羣，以變態的心理，狂瀾的言行，徒然欲在外形上摹擬拿破崙和東方的成吉思汗，他們陰謀將全體人類祖先遺留的文化一舉摧毀，更想將全體人類作為他們的上馬凳，可是他們忘記了自己，忘記了世界的潮流。

我們應認清軸心國家暴徒們猙獰的面目。九一八事變，義阿戰爭，凡爾賽和約被扯毀，都是他們集體暴行的表現。若干國家民族當時對他們認識不清，捷克被佔，波蘭淪亡，而一般國家仍猶豫企圖停戰，這樣十個國家遭受了希特勒鐵蹄的踐踏，可是仍然不能打破另外一般人自私自利的迷夢，我們難道還要在屠刀底下祈禱和平嗎？

中華民族這其 國父之遺訓及其偉大賢明 領袖之領導，已於五年前荷起歷史的使命。五年來世界人士對中國抗戰，有着種種不同的看法和批評，然而中國始終態度如一。中華民族對於決定世界和平，保障人類正義，藉以爭取民族的生存，具有堅強之信心。五年的時間不能算短，一切生命財產的損失不能說小，一切威脅利誘不能算少，然而中國並未動搖絲毫，這種精神上的力量，對於全世界反侵略戰爭以及整個亞洲各民族團結禦侮，已產生絕大的作用。一切被壓迫的民眾亦將因此而獲得新生命之暗示。

「精心國家強盜們，正在鑿牙舞爪的準備作最後的死拚，這一次的大鬥爭，關係整個世界的未來，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人，不能苟且倖免。亞洲各友邦應揮起驅逐的精神，來保衛我們祖先所留下一切的遺產，亞洲的明日，須亞洲人自己創造。」

(三) 展望將來

今日世界唯一問題，是如何打倒強暴，打倒強暴的唯一法則，便是各愛好和平的民族實行澈底空前的大聯合，不過如何聯合呢？這問題會使歐美各國領袖感到苦惱，可是在亞洲這問題却早已解決了。

在前面我們曾經說過，世界一切主要的宗教，都產生在亞洲，而一切宗教都是反對暴力的。中國雖然沒有產生耶穌那樣的宗教，但各種宗教在中國都能得到平衡的發展，而且中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及諸子百家以迄中山先生，在思想上都是主張「至誠」「至善」的。這種思想與宗教思想的實質，可以說是不同而異，所不同的是入世出世之別，然其為亞洲思想之總匯一也。所以中山先生說：「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這種思想是亞洲各民族大團結的基石。

民國十三年中山先生北上，道經日本時曾以「大亞洲主義」向亞洲各友邦作誠懇的呼籲，希望亞洲各國發揚王道的精神，而且對日本及土耳其期許甚高。不過當時中山先生對日本有了很清楚的認識，所以在那篇講演中，最後向日本全國大聲疾呼說：「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實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不幸中山先生逝世未久，倭寇竟做了法西斯霸道的鷹犬，到今天他們厚着臉，向亞洲各友邦大唱其「共榮圈」！我們相信亞洲各友邦對於倭寇陰謀的圈套，早已洞若觀火，而亞洲大團結不但在思想上早已有了基礎，並且也有了合作的重心和目標，無疑的那就是中山先生的「大亞洲主義」和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

不過亞洲各民族的大團結，在前途上並不始理想那樣的簡便，第一要看各民族的情緒和實力如何，第二要看精心國家若干年來

心積慮的，在運籌所擬的陰謀毒計是否發生作用。我們知道，法西斯強盜對亞洲虎視眈眈，不自今日始。許多年來，他們不惜以大量的金錢，訓練一批批的爪牙，遣送到各埠去，使之成為第五縱隊的先鋒。他們主要的任務，是使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無論對內對外永遠互相猜忌，互相廝殺，而且永遠不能統一，這樣他們就可以擇肥而食。許多駭人聽聞的謠言，許多卑劣的案件，以及許多大流血的慘案，大部份都是法西斯強盜在幕後主使的結果。為着亞洲各民族的前途着想，我們主張各國同時拘捕一切精心國家的僑民，沒收他們的財產，將潛伏的第五縱隊一網打淨，澈底掃蕩。

納粹強盜在安格拉製造日本大使被炸事件，與倭寇製造中村失蹤及柳條溝事件的陰謀相同。倭寇強盜已在孟加拉開始活動，這證明精心國家血腥的魔手，已開始向亞洲大陸上蠕動。所以亞洲各國，立應破除成見，化除畛域，策勵禦侮大業，實乃刻不容緩。

中國與伊朗友好條約的成立，中國與印度的友好合作，中國與伊拉克進行中的盟約，土耳其派遺代辦駐滬，凡此種種消息，都使世界愛好和平的民族歡欣鼓舞，同盟國飛機轟炸東京，以及美軍開抵印度尤為世人所慶。雖然不幸克利浦斯爵士與印度各政黨領袖商談英印問題，業已失敗，但我們相信任何人阻止不了印度自由獨立，英國與印度以及其他國家的領袖，必能以遠大的眼光，尋取正當的途徑，克服當前的矛盾和困難。甘地先生曾經告訴我們：「苦難是人類種族的標誌，它是萬世不易的法則。……沒有一個國家的興起不是經過苦難火燒的磨練的。……進化須由所遭受苦難的數量來衡量。……所遭受的苦難越真純，進化也越巨大」。這種富有哲理的灼見，對於今後印度獨立和國體問題，自有其偉大之助力。我們認為解決最嚴肅的問題，須有最冷靜的頭腦，單憑一時感情之衝動，而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實為智者不取。以前有人傳說，若干亞洲國家對於現實的態度是抱着「甯肯前頭拒一狼，不替後面入一虎」，我們希望這種錯誤而危險的思想，只是傳說，萬勿輕易一試，否則世界前途將不堪設想。不過事實上印度以及其他國家的領袖已向世人鄭重宣告，這種杞慮絕對不會演成事實。

中山先生在世時，對於世界潮流的趨勢，已看得很清楚，在民族

主義第一條裏說：「將來白人主張公理的，實人主張公理的，一定是聯合起來。白人主張強權的，和實人主張強權的，也一定是聯合起來。」有了這兩種聯合，便免不了有一場大戰，這便是世界將來戰爭之趨勢。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講。這種觀察，不啻是現在世界的一幅寫照。我們相信，今日世界所遭遇強暴的浩劫，只是暫時的，全世界善良的人們仍舊是主張公理的，不過我們希望一切崇信公理的人們，應以大無畏的精神，表現其對公理崇拜的程度。自私，固執，欺騙，都是糾紛和失敗的種子。世界潮流不許再有這民族奴役那民族的事實，生存須靠自己血汗，不能吸食別人的血液。我們應以真誠的友誼，建立共信，以精確的合作，切實團結禦侮。為着促進這種偉大艱鉅工作的

先秦農民與土地關係之演變

王慶邦

歷史的演進，像一道騰騰的江水，終日不歇的向前奔流。它有情的育孕着新的生機，它又無情的推毀了舊的一切。我們不能拔出英雄的刀割斷江水，我們更不能伸出脆弱的手拖住歷史的輪，然而我們是人，歷史畢竟是我們活動的成果。當我們爲了「生存」而去「生產」時，我們不但「施工於自然」，並且毫不自覺的，必然的，加入人與人間一定之「關聯與關係」。因此我們一面沾染着創造歷史的光榮，一面又付予歷史以一定的形式和意義；而歷史亦被這樣構成之生產力牽曳着，循着歲月的軌道辛勤跋涉。歷史之「引擎」既爲交織在生產關係內部之生產力，則其運變之法則與端緒，自必可由生產力之發展來說明。

但生產力之發展要在生產技術之進步。我們的祖先自舊石器時代進化到新石器時代，發明了製陶和弓矢，再而鑄銅鐵；從漁獵進化到牧畜，逐漸增加了勞動手段對於勞動對象（自然）之比重，遂開始了私有財產與公有財產之分立。故歷史跨了一大步，原始共產社會乃漸

實現，我們提供一個具體的意見，就是亞洲各民族應迅速進行組織一個共同的機構以執行目前急迫的工作：

- 第一是統一對付共同敵人的情報工作，迅速肅清一切內部的叛徒，和潛伏的軸心強盜之鷹犬。
- 第二是研究和計劃一切人力物力財力通盤合作的具體辦法。
- 第三是研究和設計一切戰後的善後問題。
- 第四是統一作戰指揮，這是最重要也是更切迫的問題。

總之，亞洲目前正遭遇空前未有的大難，因此我們應拿出最大的勇氣和辦法出來。世界上絕不會有像日本人篤信天照大神下凡那樣的神奇，以自己的血汗創造自己的光明，是每一個亞洲人應有的責任

三十二年五月十四日

於崩潰。此後，農業經濟上昇，促成剩餘生產品之出現，使一般上層份子，尤其是諸侯王公們，離開了直接生產之領域，專憑其宗法血統之關係，榨取廣大下層之民衆。歷史遂又跟着進入封建社會中。

封建社會在形成的初期，因爲還沒有完全脫離物物交換之狀態，經濟紐帶很薄弱，一時無法建立起一個全國性的經濟中心，故其經濟結構之形式，祇得以技術低劣的小農業生產爲基礎，造成狹小而緊密的自然經濟組織。在自然經濟支配下，人們是爲滿足自身需要而生產，即有交換，要不過生活之動機。及至社會剩餘生產品逐漸增加，人們爲滿足生活慾望之要求，交換事業遂不得不應運而發展。交換事業發展之結果，不但促進社會之分工，使手工業脫離農業而獨立，並且更加培植商業資本之滋長，不但使生產的範圍和種類，擴大而複雜，使貨幣的形態和流通，統一而加多，尤使生產愈加屈伏於交換價值下，將人們的生活攝入交換經濟中。因此商人階級遂爲社會之主宰，一面以其經濟勢力做基礎，漸漸干涉小生產者之活動，自己做生產的管理者及最高統帥者，一面以其貨幣的權威，賤高利貸的方式侵入農村，破壞自然經濟之體系。然則反觀舊有之生產關係，我們將見其

朱顏漸改，近世之門已啓，而古香古色之封建社會亦爲內在之毒藥，逐漸剝蝕而解體。

一

明白了一般歷史演進之鐵則，我們在把握了過去的事蹟後，便能修正確的解釋現在或進而推斷其將來。雖然因爲各民族在相互不同的自然及歷史條件下，其社會經濟發展之行程，在時期上，範圍上，乃至於程度上未必盡相同，要之此乃根據因果律，從諸民族果進的社會形態中抽繹而成者，誰不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於是且開始論中國。

中國社會性質與分期，彷彿曉霧朦朧之原野，一切都是隱約模糊的。各家對於當代之論辨，已是迷離徬徨，待求確切之依歸；至於古代，因爲文獻之不足，觀點之分歧，顯更是異說紛紜，耐人尋味了。然而我以為，周以農業民族崛起於涇渭，自王季伐諸戎，文王伐崇密，靈土日大，勢力日強，及武王西平庸羌，東臨上黨，大會諸侯於孟津，一舉而滅商；佔有其土地，征服其人民，分土列爵，封兄弟之國十五，姬姓之國四十，異姓之國十七，七十餘以屏藩周室，是爲封建制度之嚆矢。殆平王東遷，諸侯強大，農業發達，士大夫以田爲禱，中國歷史乃真正推進於封建制度之極峰，尙覺無悖於史實。

在封建制度下，生產之主力爲農業，但全國土地之所有權完全爲不辨五穀的王公大人所佔有，而直接耕作的農民反僅被當作生產工具和財富。這些一樣是顛倒此方的生產工具和財富，他們尙保有自己的家與家屋，他們日常的工作，除了耕種暫時領受的私田以資糊口外，不但還須「爲公子妾」，「爲公子妾」（見詩七月），並且還須在田畝墾墾下，天天候身於領主的土地上（公田），耕耘呀，播種呀，收穫呀，辛辛苦苦，從來不敢稍怠惰。小雅甫田：「會孫來止，以其騶子，儲彼田畝，出駿至喜，攘其左右，曾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布，曾其不怒，農夫克敏。」此可想見農民是怎樣的畏懼田主（會孫）了。怎樣殷勤耕作，就食田間，博得會孫者的歡心，又怎樣因爲「未日衣破，豐收在望」出地減少賦稅的惡感，但是，農民的辛苦

雖使「會孫之穡，如美如梁，如會孫之產，如播如種」。
農民的生活却是「我軍其難，食我農人。」（見甫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見豳風）。

「伐檀云：『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漣，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不種田而家有餘糧，不狩獵而食必粟肉。』所以農民每感賦役繁苛時，便憤恨的說：『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見碩風）——彷彿有無限的不平鬱積在心中。

西周社會既非儒家稱述之盛世，所謂井田，所謂王道，自爲儒家之理想，或爲世衰道微之反映。（參閱沙登諾夫中國社會發展史二八頁）明乎此，吾人且進察春秋戰國時代農民與土地之關係，方不致爲先人所蒙蔽。

二

春秋戰國時代，由於牛耕，鐵耕，灌溉，施肥田者之發明，故農業生產力較之西周爲進步。論語：「犁牛之子騶且角」。又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先秦遺物有大犖（或作犖），可知牛耕已開始，國語齊語：「美金（銅）以鑄劍戟，試諸犬馬，惡金（鐵）以鑄鉏耒（犁鋤）斤耨，試諸壤土。」可知鐵耕已開始。至於灌溉，詩白華：「漑池北流，浸彼稻田。」說者謂係灌溉之始；戰國時代李冰鑿離堆，西門豹引漳水，築閘鄭國渠，灌溉工程已行之普遍了。至於施肥，孟子百畝之養上農夫食九人。一月令「機羅行水，利以殺草，如以澆澆，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戰國時代不特已習用人畜糞爲肥料，且更知綠肥之效用。

以上四種農業生產技術之進步，最重要者厥爲牛耕鐵耕。牛不但足富農民之勞苦，更可節省極多之人力。我們試回想西周以前，那笨拙的耒耜——長長的把柄，帶着寬闊的刃，耕作之時須由二人併肩執耒，往復「推發」。耒耜雖笨，且需費多農夫的人力，無怪乎詩說「云：『千耦其耘，徂徂（耦）之，後來以牛曳耒，向使牛人之功因得，以牛代之，加以用耒爲耕具，耕耨易，收穫速，可因而豐腴，其

李慎作地力救云：「以爲地方百里，堤封九萬頃，餘山澤邑居三分
 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惰，惟益三畝，不動則損亦如之。地方
 每里之增減，視爲粟八百石矣。」其所謂三畝，經後之學者論證爲三
 斗之數，即百畝共增三十石，設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則累百
 五十石。則治田勤惰，所益之三十石對百五十石言，增加已五分
 之一。

農業生產力既若是其猛晉，故土地形成一切財富之徵號，爲富國
 強兵之本。管子云：「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沒有土地，一
 切希冀都假海市蜃樓，終是虛無飄渺的。然而：土地畢竟又是兵連禍
 結之源頭。春秋時代，各諸侯國爲了土地之爭奪，在中原，在齊魯，
 會戰多少次的洶湧殘酷的戰波，使那些披甲戴盔的武士，拋棄妻子，
 跨上征騎，祇求得遺屍遍野，血流成渠，漂漂着斷戟與殘矛。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成公二年：「晉師及齊
 國佐，圍於愛，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四年：「鄭公孫申帥師圍許
 田。」襄公五年：「晉人伐我東鄙以侵曹田。」六年：「齊侯濟棠，
 遷於郟。高厚懼，定其田。」哀公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九，仲
 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

類似之例極多，不堪備引，祇須翻開一部左傳，隨時都能嗅到
 加雜着血腥的土地氣息。不過，這些諸侯以傳人的生命換取了廣大的
 土地，實在又難於管理。爲了「宗邑無主，則民不威。」自己又身居
 城市，耽耽佚樂，不肯分心，在偏遠的邊疆，勢不能不將新得的土地
 分派於親近的子弟，或分派於會立過汗馬功勳的公卿，大夫，士。正
 如左傳襄公三年：「簡子誓曰：『二三子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
 受郡，士田十萬。』」但是，人之欲求盡善盡美，無不如此。公卿
 大夫，士，一得到土地後，年代愈久，關係益疏，鮮有不「修其本
 而險其末，明其伍侯，窮其守備，獨其人馬，信其鄰國。」而結
 兵甲，具卒乘。」陸續叛離者。於是越如「三家分晉」，「田氏代齊
 」，而土地之所有權，遂自此由上級逐漸讓渡於下級，由集中漸趨
 於分散。

逐漸至土地賦歸度，當然亦必隨此而更變。因爲第一，農民耕種公田
 無不盡力，墾土除草，敷衍務實，公田收入當極菲薄。第二，新得土

地肥瘠不同，步畝各異，秋田之劃分復極困難。第三，貴族生活奢侈
 ，趨奢競富，轉徙之害甚重。第四，公田收入，自不能維持。第四，土
 地之面積取賦，較爲有利，較之秋田之賦，先王制土，轉田以力之
 方式，遂爲時代所棄絕。於是，魯宣公「初稅畝」，鄭子產作「丘賦」
 賦。齊使「井田」相地而衰。而食肉無厭的新田賦制度乃呱呱而
 墮地。

但是這田賦的新創作，不特引起孔子發了一番大牢騷，按國
 語所說「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反使農民更多了
 幾重壓迫和剝削。然而農民却畢竟因此負擔耕作公田之力役，從而獲
 得人格之獨立。蓋公田之力役一日不廢，農民之身體勞力一日不
 屬於領主。現在力役之賦既變爲賦物，農民每年祇須繳納一定額董之
 產品，自己的身體行動便可以不再爲領主直接支配了。舊法也可以自由
 遷徙了。

後來，農民因爲安土重遷，耕種不便，常更換，而領主因爲要鼓
 勵農民對其領受之耕地細心加工與管理，在戰亂頻仍中，授田還田之
 手續遂不得不停止，而讓農民年老時將耕地傳其子孫去耕種，這樣，
 農民之土地使用權，亦得因世襲而延長。

雖然，農民對於土地所有權仍絲毫無所得。章太炎文鈔卷二云：
 「彼周世也，……則天子經略，諸侯五封九陔之上，莫不自王田
 而置農官以督之，則屬猶實而耕也。」當時之農民實趨於近世之佃農
 而無他種勢力於田賦，八口之家，豈可充饑腹。一至戰時，領主處心
 計，將僅有的土地使用權或爲戰時者所剝奪，然則又不轉不饑餓流亡
 ；飽管顧沛流離之況味。左傳昭公九年：「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通計
 於夷，置城於夷，取州萊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
 人於陳，以夷漢西田益之。」由此看來，每經一次戰爭，農地便如牛
 馬器物擔任着搬運搬去，土壤如草屑腐爛的左袒右袒。農會歸農
 而民不食肉，怎能顧食人想到那俄殍途，老弱寒野呢？

農民子弟，怎能顧食人想到那俄殍途，老弱寒野呢？
 君突心會農民陷於如此生活，豈不會有積極之反抗，而消極的不

合作運動自必當發生。

去年四月三日，曾與會領袖陳其宣，而陳其宣之...

合作運動自必當發生。...

合作運動自必當發生。...

合作運動自必當發生。...

合作運動自必當發生。...

合作運動自必當發生。...

合作運動自必當發生。...

合作運動自必當發生。...

曹君列傳。...

曹君列傳。...

曹君列傳。...

曹君列傳。...

曹君列傳。...

曹君列傳。...

曹君列傳。...

曹君列傳。...

竟無立錫之地。彼之僑家每以當時兼併食糧之風盛，社會秩序隨之凌亂，隨地法數，亂欲頻仍。「毋取箕帚，立而辭詔」。見賈誼論秦俗。後為魏論。魏實商榷農田，開阡陌之不善。殊不知商榷乃適應時代之要求，所謂井田，亦不過孟子針對當時情況，擬為土地制度之方案。（參閱胡適文存井田辨）然則農民畢竟取得本身之解放，社會亦

藉此而進化。國父曰：「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有不開闢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但生存的要件，一個是「保」，一個是「養」。「保」關乎政治，「養」關乎經濟，經濟影響政治，政治又推動經濟。故請以經濟觀點，申述先秦農民：土地關係之演變。是否適當，尚有待於賢明教正。

抗戰以來總裁對於國際政治之重要指示及其研究

孫玉琳

總裁的「偉大」，現在已經舉為全國國民一致堅決信仰着的事實了。但是怎樣「偉大」？這一個問題，却是一個忠誠的信仰者所應當潛心去研究和闡揚的。

總裁的「偉大」之表露的方面甚多。在軍事、政治、經濟、哲學與文化等方面，已經有很多同志做過精深的研究了。本人近年來對於總裁在國際政治方面所發表的種種文告與演詞，常愛仔細的拜讀，並參證當時的事實演進情形。於是，我便由此發現，總裁在這一方面所提出的種種見解與判斷，常常是站在國際趨勢的前頭，指導着國際潮流的進行。這種見解的深遠和判斷的正確，實在也是一種天才的「偉大」，不亞於總裁在其他方面所表現的「偉大」一樣。而且，我更覺得唯其總裁在國際政治方面，有這種天才的「偉大」的表現，所以才造成今日成為全世界民主國家中的大領袖之一的地位。

現在，我把自抗戰發生以來，總裁對於國際政治所發表的種種重要指示，和那同時期或後一時期的事實演進情形，加以分析、比較和印證。由這種研究裏，我們便可以澈底的體認出那種「偉大」的所在了。

爲了敘述方便，暫分爲如下的五項：

關於日本對外侵略的一般野心

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日本的對外侵略野心，究竟是否有種族的限制？對於英美在太平洋和遠東的權益是否有完

全侵奪的企圖？這些問題，在英美諸國國內常常是得不到一致的答案的，如果再把時間向前移移，當一九三七年夏季中日戰爭初起的時候，那天這些問題，就更難引起英美國民的普遍的注意了。即使是在我們自己國內，那個時候，也有若干人對於這些問題不願做過份的推論。但是我們的總裁的觀察，却與人不同，他肯定的認爲日本的確有這種野心。因此他在中日戰爭初起的時候，便警告列強說：

「一九三一年以來，六年中日之暴行，證明日本征服中國進而爲東亞盟主之野心。若列國仍不採取及時措施，遏制日本侵略，則不但各國對中國原有之貿易爲之消滅，即各國在東亞之領土，亦必受嚴重之威脅。」（二十六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對法報記者談話）。

同年十二月間，又說：

「日本侵略中國，實爲其侵略世界之開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告全國國民書）。

第二年的冬季，日寇近衛發出了所謂有名的「近衛聲明」，這個聲明，對中國講是誘和的手段，對國際說却具有煽惑的作用，用來掩飾日本的侵略野心。然而我們的總裁却看得最透澈，所以他便立時駁斥說：

「這是敵人蓋個約瑟滅中國，獨霸遠東，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中央紀念週痛斥近衛聲明之詞）。

並且更具體的指出：

「日本的政策，現在已經是由他的大陸政策變為海洋政策。由他的北進政策推進到南進政策。簡言之，日本現在的侵略政策，是大陸與海洋同時並進，雙管齊下。在倭僑中國的企圖中，同時更要推翻國際秩序獨霸東亞和驅逐英美勢力。」——（同上訓詞）

由以上所引 總裁的言論，我們來看今日日本的侵略政策，不完全是總裁的警告和警告嗎？當然在今天我們來談日本的侵略野心，倒不是過時的問題了。但在一九一八或一九二七年以前，能够把日本為害世界的心，判得極像。總裁這樣清楚的在國際政治家中間在還不容易。如果我們說中國人是比外國人容易了解日本人的話，那末總裁便是最了解日本的一位領導者了。

二、關於民主國家過去的遠東政策

今天我們來檢討民主國家的過去的遠東政策，無庸避諱的應當承認曾經犯過若干過誤的毛病。而這種錯誤，總裁早已在幾年以前便指出了他的危險性，一再提出忠告了。我們試看如下的幾段話吧。

「當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變亂之初，若我國能堅約與九國公約之各友邦，果能出以堅決之行動，吾敢斷言，決不致有今日燎原之火，而使空許界人類驚惶不安至此也。」——（二十八年七月七日我對三週年向友邦書）

「委員長繼續對於各國目前之態度表示驚異，因彼等非但放棄其義務，且竟自處於日本控制之下，坐視彼等所簽署之一切條約斷毀無餘。」——（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對日記者談話）

「縱觀全球形勢殆無一國能自處於戰爭以外。蓋侵略集團既舉其真面目於世界，則任何國家遲早均可為其兇鋒所指之目的物。」——（三〇年七月廿七我對四週年友邦書）

「總裁不僅就提出如上的消極批評，而在一個偉大的國際領袖與國際政治家的身上，總裁更積極的建議人類在「一九三三年」以前，應使主權歸於人類，而「一九三三年」以前，應使主權歸於人類，而「一九三三年」以前，應使主權歸於人類。」

此種國際干涉，非完全為中國，實為謀國際間整個之安全。假如各國認明由現在進行中之侵略戰爭，所予世界之威脅，而預防對全世界所發生之影響，不特用直接的重劑接助方法，他們都應當尋求最聰明之判斷，謀所以避免之道。」——（二十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對路透社記者談話）

又說：「然亡羊補牢猶未晚。各友邦今日如能急起直追，共同制止，則與其損失之過晚，毋庸謂此正其時，若失此不圖，則將來國際之大亂，人類之奇禍，必有不可勝言者。」——（二十八年七月七日抗戰二週年向友邦致詞）

注意，在總裁上開的建議提出的時候，距希特勒的鐵路踏向華沙的時間還早一年二個月。那時假如民主國家的政治家，能够認識總裁建議的必要性，而切實聯合執行起來，那末不僅遠東烽火可以平息，就是像今天這種「國際之大亂」及「人類之奇禍」我們相信一定可以避免，至少也能減輕其「國際之大亂」的程度。瞻望未來當變的艱苦前程，回顧 總裁賢明的建議，我們真不禁要感佩系之了！

三、關於幾件重大的國際事件

第一是一九三九年夏季的英日東京談判

一九三九年六月間，日本以封鎖天津英租界為藉口，壓迫英政府與之在東京做外交談判。談判於七月十五日舉行，至二十二日成立初步協議，二十五日由英首相張伯倫在下院加以宣佈。該協議的主要內容是英政府承認日本在中國佔領區內之特殊要求，但同時，張氏復保證不因此協議變更對華的政策。

在英日東京談判進行的時期中，因為英政府態度的相當不明朗，一時英日妥協的傳說，便在國際間和中國國內引起了普遍的憂憤，似乎「遠東慕尼黑」的一劇，就會移地上演了。但是我們的 總裁對於這個問題，却有堅定的明瞭的觀察。從英日利害的根本矛盾裏，他判斷這談判決無「真正妥協」的可能。他說：

「一、就利害立論，本深知英國決無對日真正妥協的可能。……英日已明明知道今日的日本，已不是一千九百一十年前他在遠東看門的警犬，而是在太平洋上反噬他主人的一條瘋狗。英國又如何能放棄他自己」

的立場，而對日本真誠的讓步呢？」（廿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在中央國府聯合紀念週致詞）

其次，再就國際關係來觀察，他更指明：

「英國自身是九國公約的參加國，而美國更是始終以擁護九國公約為立場。試問英國又如何能為了一個無信無義的侵略敗類，而犧牲了對我們中國歷來的關係，又拋棄了他種種種文利害共同的美國？所以敵人任他如何的宣傳，我們於理於勢均認為絕不可能。」（同上致詞）

果然，在「總裁這篇言論發表後，不過相隔三日，美國便突然宣佈了廢止自一九一一年起訂立了將近三十年的美日友好通商條約。這種美國對外交態度的轉變，自然對於英政府在日本談判中的觀念，也有極大的影響。這就誠如「總裁所言，英國政府為了不願犧牲對中國的友誼，及拋棄了美國的同盟，他不得不毅然拒絕日本無理的要求了。所以自七月二十八日以後，英日談話雖然陸續進行了幾次的圓桌會議和小組會議，但結果還是毫無所成的中止了。英國的外務部，並於八月二十日正式宣佈該項談話的經過及其中止的原因。

總裁對民一談話的肯定的判斷，至此乃完全成爲了事實。

第二，是蘇德互不侵犯協定與蘇德之戰。
一九三九年八月，蘇德締結了震撼世界的互不侵犯協定，接着又爆發了蘇芬之戰。那時候一般人對於蘇聯的外交態度，都極感異常，不知道蘇聯究竟是願意助長侵略的兇焰呢？還是未變其一貫的反侵略的初衷？甚至蘇聯與英法之間，會不會發生戰爭？這類問題，也被國際間認真的討論着。然而我們的「總裁對於這種外交變局，却並不驚駭異，並且認爲事勢演進的結果，蘇聯還是要走向反侵略陣線的懷抱裏來的。我們且看他這兩段極富暗示性的談話吧。
「自蘇德締結互不侵犯協定以後，國際變化至爲迅速，其如何演進，自不易遽加判斷。但余並不如一般所想像者之驚異，認爲僅循其必然之進路演進，且最後必歸向於世界人類有利之方向，而與吾人抗戰之目的，必相符合。」（廿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爲國際局勞變化對記者談話）
「現時國際潮流中，雖波浪起伏，跡象不一，但顯然已有一主流

爲一切國際演進所必循之趨勢。此即反對侵略戰爭，與獨立國際關係是也。」（同上談話）

果然，相隔不久，蘇芬之戰便停止了。這時，「總裁又發表了一篇有關蘇聯以後外交動向的話，他說：

「現在蘇芬恢復和平，歐戰範圍因之縮小。蘇聯與英法諸國的關係，不難日趨接近。我相信蘇聯與世界愛好和平的各國，以後必能站在維護國際正義的同一陣線上，共同合作，以其誠他一貫的和平主張，而恢復世界與東亞的和平。」（二十九年四月一日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五次大會報告詞）

這短短的幾句話，可以說把一九四〇年四月以後蘇聯的外交動向，完全給指示出來了。第二年的蘇德之戰，英蘇同盟，以及蘇聯參加同盟國陣線這種事實，早在那個時候，似已預料到了。

其次，對於蘇德之戰，「總裁也深信蘇聯一定可以持久，納粹必難得逞。他曾論斷道：

「有一個時期除了蘇聯自己而外，又是很少人認爲蘇聯的抵抗能持久。因爲他戰場的境形，特別適宜於德國裝甲部隊的馳騁，而又在德國軍隊到處獲得勝利之後。但我們……却一致深信着，蘇聯的英勇抗戰精神，以及將空間換取時間的最高戰略，必能獲得最後之勝利。」（三〇年十一月七日在渝招待外報記者談話）

「蘇聯在歐洲廣大平原上，奮勇卓絕堅強抗戰，已使其中路戰線趨於穩定。更配合着有利的天時，戰況日見好轉。現正納粹勢力，正如日寇軍隊一樣，深深的陷入泥淖。」（三〇年十一月十七日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開幕詞）

總裁的以上論斷，證以自去年十一月以迄目前蘇德戰場上的軍事情勢，是完全吻合。這種論斷的正確，自然又是由於「總裁對偉大的軍事經驗了。

第三是一九四一年冬季的美日談話：

美日談話開始於一九四一年八月下旬，至十月中旬，因日本逐漸向關東撤兵，一度停頓。東條上台後，十月中旬又加派特使來渝三度商談，恢復談判，一直至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爲止。當時共

個少月之久。

在談話的過程中，日本曾經虛偽的做出若干誠意的姿態，好像近衛的書翰，來稿的赴美等等。在當時，對於談話的結果究竟如何，實在很難加以測度。但是，總裁對於這個談話的前途以及日本在這個談話中所玩的騙術，却看得非常透澈。因此他便以堅定的語句安慰國人，同時促起友邦的注意。

「在這三個月以來，敵寇提議進行日美談判，對美糾纏，極盡無賴之能事。但他實際上的行動，着着向擴大侵略的方向進行……敵人的侵略政策，不惟不會因美日談話有什麼覺悟而變更，而且變本加厲，更進一步配合軸心擴大戰場的野心和準備，於此更充分暴露無遺了。」（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七日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開幕詞）

同時，對於美國不致於受日本騙術所蒙蔽這一點，總裁也看得明白，因此他接着又斷言：

「敵人無論用什麼詭譎的伎倆，無論存什麼妄想與騙術，結果一定是成爲水底撈月的夢想。英美各友邦決不會也決不能拋棄他神聖的責任，而放鬆了侵略我首的日寇。……因之我可以斷言，英美不僅在利害上，榮譽上，絕不會與日本作任何妥協，而且在他們主義與責任上，也必然要挺身起來與中國共同消滅這一侵略禍首。」（同上開幕詞）

十二月八日珍珠港被襲，談話乃隨之終止。而英美也果然挺身起來，與中國共同消滅侵略禍首的奮鬥了。

美日談話不過是現代歷史劇中的一段滑稽插曲而已。我們唯有拜讀了總裁上面的演詞以後，才可以充分明瞭這一段插曲的上演緣起，以及他必然毫無效果的道理。

四、關於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與演進

第一是戰爭爆發的必然性

日本究竟會不會武裝南進？太平洋大戰究竟有沒有爆發的必然性？這些問題，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軍艦襲擊了珍珠港以前，在國際間始終是議論紛紛，很少人願做×定的答覆。甚至，與太平洋有關的列強政府，在主席上每每是還竭力想避過這一回事。然而

總裁是瞭解日本人的。因此他在三年前，便把日本南進的危險性，向與太平洋有關的各國提出了具體而肯定的忠告。這備忠告是於一九三九年二月日軍在中國海南海島登陸的事件而發。他沉痛的說：「須知日軍今年（一九三九）二月十日之進襲海南島，即等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佔領瀋陽。換言之，日本之進攻海南島，無異於進攻太平洋上之「九一八」，地區皆有海陸之分，影響却完全相同！」（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答外國記者問）

同時，總裁更進一步具體的指出：

「海南島在東亞爲太平洋印洋戰線上主要之重心，敵軍若佔領該島，不僅可完全阻斷香港與新加坡之交通，切斷新加坡與澳洲間之聯絡，而且使菲律賓亦受其控制。此不僅直接威脅法屬安南，實爲完全控制太平洋海權之發軔。該島若歸日軍掌握，則日本海軍西向可由印度洋以窺地中海，而在東面即可斷絕新加坡及夏威珍珠港英美海軍據地之聯絡。」（同上談話）

上面這一段分析，不正是最近幾月來太平洋戰局的全盤說明嗎？現在日本的軍艦不是確實已西向印度洋而東指珍珠港了嗎？然而我們要注意，總裁的這一段話，却是在一九三九年春大講的，那就是說，總裁的預測，是還在他所預測的事實真正發生的時候之兩年又十個月之前！

其後，因爲歐戰的發生，日本南進的魔手曾暫時擱置了一下。但不久又向荷印提出了「商務談判」，向越南正式進兵，因此，總裁不得不再度發出警告，告訴英美，荷印和越南這些地方，並不是日本的最後目的地。他論道：

「倘使各友邦對於日本軍閥今天在越南，緬甸，荷印，等地之威脅，復予以漠視或縱容，則後果之嚴重，必有不堪設想者。」（二十九年七月七日抗戰三週年告友邦書）

又說：「……日本在今日對中國問題尚未處分完畢之時，即欲急於處分太平洋上美國領土與權益，并企圖盡個的削弱美國，解決美國。至於英屬，現已迫於歐戰，不暇東顧，日本對之，更是毫無忌憚，要極盡其澳洲，紐西蘭，馬來亞，緬甸，印度，等所有遠東之領土與權利。日本目前侵略計劃如此，實爲太平洋各友邦所慮。」

處國誠切實反省者也。——二十五年五月十日說對美大使魯森斯言）

甚至，日本將以怎樣的方式發動戰爭。總裁也先見的指示出來了。這備指示是還在珍珠港事件前的五個月。總裁說：「殊不知彼（日寇）既包藏不測之禍心，祇索有機可乘，有隙可抵，則任何方面均將冒險進取。且必利用民主國家尚未安徘徊之心，而效法德國襲擊之攻勢——（三〇年七月七日抗戰四週年告友邦書）」

日本何以要偷襲珍珠港，以及珍珠港被襲的損失何以那樣的重大，在上面這一段話裏，不是都可以找到答案了嗎？

總之，從以上所引總裁的言論，足見總裁對於太平洋戰爭的必然性，是早已見及，並且適時的向有關各國一再提出了警告。可惜的是這些警告，沒有為有關各國的政治家和軍事領袖及早接受，加緊設備，以致於讓日本這一顆軸心小夥伴，在太平洋初期戰中，獲得的佔去了不少暫時的便宜！

第三，是戰局的演進。

太平洋戰端既起，當時國人都很興奮，認為以英美在遠東的聯合力量，一定能夠及時給日本以嚴重的打擊。從此中國戰場上的壓迫，也可以減輕了。其實這種樂觀的看法，是感情的成份居多，對於日本的戰略地位及其作戰能力，都缺乏正確的了解。因此在戰爭開始的第三週後，總裁便根據了他豐富的軍事經驗，把今後戰局的演進趨勢，做了一次深刻的分析。對於南太平洋戰場，他指出：

「在最近幾個月以內敵寇一定還要猖獗。太平洋上我們反侵略陣容不利的消息，還要陸續而至，我們要準備更危險惡劣的局面。敵寇的凶焰，現在已經慢慢的從太平洋移向印度洋的方向，緬甸和印度說不定要受他的威脅和蹂躪。」——（三十一年元月元日對海內外廣播詞）

果然，其後「不利的消息」便陸續而至了。——馬尼刺於一月二日撤守。馬來亞戰事步步南移，至二月十五日而星島淪陷。荷印之戰至三月上旬全線停戰。緬甸方面英軍於三月七日自仰光撤退，嗣雖經中國援軍入緬協助苦戰兩月，但卒以時疫及其他種種條件的限制，也未能挽回大局。至五月初旬緬甸乃全部淪入敵手。——這一連串的事

實，自然不是偶發的，而有其必然的原因。這種原因，恐怕唯有總裁才知道得最清楚，因此他便能事先給我們以暗示了。

其次對於中國戰場，總裁也有一段指示。他說：

「敵寇是始終沒有斷念要整個包圍我們中國，徹底使我們孤立，隔斷我們對國際的交通。……我們必須預先警戒，預先準備最惡劣的局面，然後才不至臨事倉皇。我們要準備敵人徹底來包圍我國，準備着敵人截斷我們對國際上的交通的時候，我們在後方仍能够一樣極忠支持，在前線仍能够一樣沉着奮鬥。」——（同上廣播詞）

由這一節指示，我們來觀察敵人最近在雲南、浙江、江西、廣東，各地的攻勢，便不難窺其用意何在。不過敵人的企圖，既然早被我們的總裁識破，那末無論目前敵人的攻勢如何猛烈，但一定是容易得逞的。因為我們相信總裁的機先佈署，決不會便宜了敵人。

在整個太平洋初期戰中，由於主動的地位被敵人掌握所以無庸諱言的敵人是暫時的佔了上風。但是這種暫時的上風，並不會長久，更不能決定戰爭的最後勝負。決定最後勝負的因素，唯有繫於交戰國雙方實力——人力和資源——的總比較，而日本在這一點上，却先天的註定失敗了。我們試看總裁的另一段的分析吧：

「日寇發動了太平洋戰爭以後，軸不僞正式與英美為敵，而且在整個戰局上，他的背負更挺立着一個英國同盟國，強大的蘇聯。因此軸就要對付中國、英國、美國、和蘇聯四個勁敵。而這四個國家，不但國力根基深遠，不是島夷所能比擬，就以版圖來講，每一國都比日本大過十五倍，乃至五十倍。……所以牠要想敵對這四個國家，真像俗語所說『以蛇吞象』。」——（同上廣播詞）

蛇，自然是不能吞象的。那末日本的最後必敗還有什麼疑問呢？至於同盟國家將在什麼時機轉移攻勢打擊日本呢？這個問題總裁也有說明。他說：

「我預想將來對敵寇的戰爭，反侵略各國等對他戰場獲得相當的程度，就要在海空方面先給他一個最大的急創，而後再在陸上徹底予以致命的殲滅。」——（三十一年元月廿日告軍民書）

現在日本戰場的擴張，已經到達最大的程度了。北起阿拉斯加，東至夏威夷，南起新幾內亞，西近印度，中部還有中國這一個全島

場。以日本這個先天不足的小國，那有力能長期負荷這樣廣大戰場的重壓呢？所以我們相信四月十八日美空軍對日本本部的轟炸，以及最近珊瑚海、中途島、阿留申羣島的幾次大海戰，便是「總裁」上文所指示的同盟國家海空兩方面攻勢的開端，而徹底整個殲滅日本的時機，自然也就不遠了。

五、關於本來的國際社會——結論

首先，讓我們從上面各節所引證的種種，提出兩點必要的認識：第一，是「總裁」的國際政治的眼光，是有「先見之明」的。他對於每一個國際問題所下的判斷，與該一問題的事實演進，常常是完全吻合的。這一則因為「總裁」對國際政治有極深刻的研究，再則便是因為「總裁」見解的正確和有力，所以對國際的趨勢有時發生了指導或改變的作用。

第二，是「總裁」對於世界侵略戰爭之擴大的原因，及其預防方法，曾經一再向世界人士提出過忠告及建議。可惜的是，那些忠告及建議，沒有能夠為有關國家的政府和領袖所及時接納，才使這一「國際之大亂」，愈演愈烈。

由以上兩點必要的認識出發，我們再來瞻望未來的國際社會，便覺得應當加以特別的警惕了。那就是說，對於「總裁」關於這一重大問題的意見，我們今後應當絕對的尊重，完全的信仰了。中國國民要以「總裁」的這種指示，做為三民主義革命工作的最後目的，努力奮鬥求其實效。國際人士則應以「總裁」的這種意見，做為重建世界和平的較高準則，虛衷接受一致進行。千萬千萬不能再讓過去的重覆了！

現在，我們便把「總裁」關於這一問題的意見，摘要錄引於下：
第一世界和平之永奠，是在於全世界集體安全組織之建立。

總說：

「時至今日，論真正的世界和平之永奠，已經應該超越地緣的或部份的結合，而擴充為全世界真正平等合理之有效的集體安全組織，才能收效於永久。」——（二十九年七月八日七中全會開幕詞）

第二，公約與正義，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兩大基石。愛好和平本國必須共同遵守，尤須共同保衛之。所以「總裁」便說：

「公約與正義，必須以實力保衛之。世界和平固無可分割者，故愛好和平與正義之國家，不僅應明辨是非，而且應速清利害，必須仗義立信，積極合作，建立共同戰線，出以公正之態度與堅決之行動，方克有濟。」——（二十八年七月七日抗戰二週年同友邦致詞）

第三，一九四〇年八月十四日的羅邱宣言，（大西洋憲章）是英美兩國對重建歐陸和平所主張的具體原則。其實，在全世界反侵略戰爭已經完全合流的今日，在二十六同盟國宣言已採用了牠而宣佈予以贊同以後，那末這個宣言所宣佈的原則，便不僅適用於歐美，而應當更廣泛普遍的適用於全世界各民族了。尤其更應有決心保證它的實現。所以，我們的「總裁」對此便提出了切要的意思。他表示：

「我希望你們每一位聽衆，在瞻望未來的時候，能深切瞭解我們中華民族對大西洋憲章的信心。我們深信它所闡發的原則，不是空洞的語言，不是外交的詞令，却是美國愛好和平的傳統精神。這一傳統精神，產生了偉大而寶貴的貢獻。我們更深信這個貢獻不僅適用於美，一定是普遍適用於全世界一切民族和一切人種，使他們都能得平等自由和獨立的保障。」——（三十一年六月一日對美廣播詞）

第四，今後的世界聯盟的組織，是頗有以各州聯邦為基本單位的趨勢。亞洲大陸在土地和人口兩方面，都佔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安定亞洲，便成為安定世界的重要因素。在這一艱巨的工作中，中國當在負有領導的任務，因此國際間對於中國的此種領導地位，便有承認與協助的義務。「總裁」對此也有提示，他懇切的宣佈：

「將來世界伸張正義恢復和平，我們中國必為其中重要因素。我們的抗戰始於抵抗強權，必終於建立世界永久的和平。……要知道安定遠東的勢力，實為獨立自由而與各國和平共存的中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六中全會開幕詞）

以上，是這一位偉大的國際政治家——我們的「總裁」，對於如何建立永久和平的未來國際社會，所提示的幾項重要原則。由於「總裁」歷次所表現的天才的「先見之明」，我們便可以進一步的相信，祇有進行這些原則，才是人類走向大同世界的必由之徑，今後的問題，只存我們自己和國際朋友們，如何努力前進，不再走入歧途而已！

三一、七、二、完稿於桂林李家村

樹立「力行」政風與推進地方政治

黃 豪

一，政治與政風

政治為一切措施之基本，亦一切事業之寶鑰。政治清明，則舉凡經濟建設，交通工程，教育設施乃至其他一切，均可事半功倍，一日千里。推進政治應取之途徑甚多，例若法制之改善，人事之刷新，計劃之規定，成績之考核，效率之提高，均其舉筆大者。惟提綱挈領，則樹立良好政風，實為先務之急。蓋為政治，通常不外「人治」與「法治」兩途，事實上二者均必以樹立良好政風為其共同根基，然後一切政治設施，方可計日程功。就人治言，倘當局者不能以身作則，任賢用能，播之風聲，則一般賢能之士，必無從受其感召，縱有任何良法美制，亦終因無人活用，而難達預期之目的。再就法治言，真正之法治，亦絕對不在僅僅白紙黑字之法令條文，而在深入人心，大家共同遵守之風氣慣例。例如號稱法治之英美等國，英國內閣一經下議院表決不信任，即須全體辭職，退避賢路；美國法律經國會通過，總統頒布，行政當局實施，但一經大法院判決認為抵觸國憲，即可宣佈無效；凡此均未有條文之規定，而全賴風氣慣例之支持。不懂不成文法如此，即一切法令條文，其所以實行有效，亦全賴於法令之外或其背面，造成慣例，樹立風氣。此種風氣之其為物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其影響最著，左右成績，則萬難否認。

訂定法度，可限以時日，其為事尚易，樹立政風則常須經歷歲時，循序漸進，其為事較難。吾人如認政風為政治之本，則第一步自當研究何種政風為吾人當前所需要。第二步再當研究政風如何樹立之遺。

二，樹立「力行」風氣與推進地方政治之要領

地方政治，旨在執行國家政策法令，推進地方自治。其所致力之範圍既以實作的成份居多，故其所需樹立之政風，就今日而言，要莫有較養成「力行」風氣更為重要者。昔國父鑒於國人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所誤，而不能力行，乃殫精竭慮，發明「知難行易」之真理，以冀破此心理之大敵。嘗謂能知必能行，（孫文學說第六章云：「當今科學昌明之世，凡造作事務者，必先求知而後乃敢從事於行，所以然者，蓋欲免錯誤而防費時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從智識而構成想像，從想像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劃，按計劃而用工夫，則無論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以樂成者也。近且之無線電，飛行機，事物之至精妙者也。美國之一百二十餘萬里鐵路，與夫蘇伊士，巴拿馬兩運河，工程之浩大者也，然於科學之原理既知，四週之情勢皆悉，由工程師審定計劃，則按計劃而實行之，已為極難之舉矣。此事

實俱在，彰彰可考，吾國人當可一按而知也。」「不知亦能行，（孫文學說第七章云：「然則科學雖明，惟人類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後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較於知而後行者為尤多。且人類進步，皆發軔於不知而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則，而不以科學之發明為之變易者也。故人類之進化，以不知而行者為必要之門徑也。夫習練也，試驗也，探索也，冒險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發見也。偉人傑士之冒險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業也。由是觀之，行其所不知者，於人類則促進文明，於國家則圖致富強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獨為人類所皆能，亦為人類所當行，而尤為人類之欲生，存發達者之所必要也。有志國家富強者，宜勵勉力行也。」「此外，復舉飲食，用錢等十事，為「知難行易」之鐵證。其勉人力行之苦心，良可震懾千古。惜乎孫文學說自民國八年即行以來，若干國人對此真理迄今仍信仰不堅，奉行不力。致「練裁今日仍不能大聲疾呼：「只有致「知難行易」的良知，乃可以救中國，只有能够致「知難行易」的良知，纔能負起救國的責任，……因為「總理生在滿清末世，了幾千年來「知易行難」學說的毒，一般士大夫，不是學漢儒解經，就是學宋儒講性；其目的只是空說迂闊，無補實用。所以王陽明使用「

知行合一」的學說，來醫治當時中國的民族性。而我們總理更進一步用「知難行易」的學說，要來啓發中國民族精神，并用來實行他的革命主義。總理的意思，就是說：「你們既知道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是好的，那你就只要照我的『革命方略』去做，照我的三民主義去行，就一定能够完成革命了」。所以總理常講：「你們一般黨員只要照我所講的話，實在去行就好了，不要再求另外的知。」他的意思，即是：良知是我們大家所固有的，故不必另外再去求知；若說要求學問的知識完全，就要用許多時間，更是不易。求知既是不易，即是很難，後知後覺以及不知不覺的人民，祇要跟先覺先覺的人們去行，就可以節省時間，完成革命，因為跟着去行，是很容易的。照這樣說：王陽明所講「良知」的知，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覺，不待外求；而總理所講「知難」的知，是一切學問的知識，是不易強求，而知難的「知」，不必人人去求，只在人人要「行」。我們理解了這點，便知總理所講的「知難行易」的知，與王陽明所講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知，其為知的本體雖有不同，而其作用是要人去行，就是注重行的哲學的意思，完全是一致的。現在中國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所以受敵人侵略壓迫，主要原因在那裏，就是一般士大夫不能做，不敢做，反拿總理的三民主義，總理的建國大綱來曲加解釋，弄得一般青年無所適從。全國的人不能照總理的哲學「行易」方面去做，只是向着「知難」方面去求，這就是不能「致良知」，亦就是不能行，所以到了今日，我們革命還是不能

成功，……歸根到底，就是病在求知而不能「致」。我們既經曉得這毛病的因子，我們就應該迅速醫治，且要對症發藥來醫好我們這沉重的病根，這藥不是別的，就是要實行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就是要致「知難行易」的良知。亦惟有能致「知難行易」的良知者，纔能實現知難行易的學說，纔可以挽救全國已死的人心。惟有重實行，纔可以醫今日萎靡麻木，苟且推諉，革命失敗的毛病。如果是祇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之人，那只是能亡國不能救國的。革命完全在實行，決不是在桌子上，書面上做工夫。（見續編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南京擴大紀念週講演「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蓋如造屋，工程師繪好圖樣，包頭與工頭即督促各種工人結垣架棟。工人即分頭挑土，砌磚，裝壁，各盡其職，不必多管他事，則屋必指日落成。反此，若工程師繪好圖樣，包頭與工頭又從而懷疑，議論紛紛，各執己見，則工人將莫之適從，無所措其手足。又若每一工人皆須先求明瞭圖樣與建築原理，然後動工，則此屋雖假百年亦難望築成。革命事業亦復如此，總理猶如中國之先知先覺者，三民主義即先知先覺者繪好之圖樣，地方行政人員皆能忠實奉行，則三民主義亦必可於最短期間求其實現。古人有云：「為政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總理亦謂：「我們過去的毛病，就是只在講的方面消磨，而缺少動的方面的振奮」。故今後推進地方政治，當以樹立「力行」風氣為當務之急。試再推究其如何樹立之道，則總編不外：「由近而遠，自卑而高，為大於小，圖難於易」。十六卦。

其細目則約可分為下列九項述之：
 一、力行之責任在人，人之感否，即效能高下與政治成敗所繫，故今後地方政府用人，當以辦事實效，言行一致，多實事而寡虛文者為是。當知「平甘無聲無臭埋頭苦幹之人，職時即有聲有色，作成出人頭地之事」。（見原稿第二輯金宗華君我如何做戰時縣長文）。曾國藩治軍，亦謂：「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越，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整軍歷不喜用善說話之將。」尤重要者，地方高級大員之言行必須絕對一致，言可微而不說，做了再說，或求其次，說了就微，絕對不可說而不做，否則功未竟而虛道，力未達而空談，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結果上下交相誑，一切方案計劃皆成粉飾之具，民信既失，地方政治遂不堪復問，過去地方行政改革，不之因地方大員言不願行而失敗者，可為殷鑒。
 二、政事如兵事。胡林翼云：「兵事無萬全，求萬全者無一全，處處謹慎，處處不能講究……本當怕而怕，必有當怕而怕者矣」，又云：「兵事怕不得許多，算到五六分，便須放胆放手，本無萬全之策也。」若于地方政事施行之初，其結果有非事先所能料者，然果能「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則一雖不中亦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所引均出大學）。教育之，即各項政事不必求有十全把握，然後施行，但須實心實意為之，必可有成。
 三、地方政事，每利未見而弊害先呈，故地方行政人員於力行之際，必先細其弊之所在

而竭力杜絕，然後其利可見。所謂與利必除弊，除弊則所以與利者也。

四、辦事之要則有二：第一必須工作「實在」，第二必須時間「迅速」。工作「實在」者，即在上者嚴於考核，在下者實心任事，而絕無虛文假報，敷衍塞責以及陽奉陰違等積弊。迅速者，即凡事能恪依最速之期限，努力辦妥；而絕無怠惰延宕，遲誤失機等積弊。此兩者必須兼顧，然必先求實在，再求迅速。與其失之躁急，欲速不達，不若稍寬期限，穩健推進之為愈。」（見 總裁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對四川各行政專員訓詞。）

陳果夫先生在服務創刊號蘇政四年之回憶文中亦云：「我個人原無過人之處，惟一向作事，喜歡腳踏實地，最討厭的，是虛浮不切實際，因為工作虛浮之弊，比不做工作更壞。這是時間和事業上最大不經濟處。能够切實，一天總有一天的進步，不管進步得快慢，總不會因為做得不好，要便別人去再做一回。」足見「迅速」當以「實在」為前提，否則即為「躁急」，即為「虛浮」，故為提倡力行應注意之四點。

五、「本末次第，處事所先；政自小始，古有明訓。故凡至一地，須斟酌當地之實地情形，分別各般政事本末輕重之性質與緩急先後之次第，并於一般兼顧之中，決定工作之重心；再由小而大，由近及遠，精心果力，循序推展。」（見 總裁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對四川各行政專員訓詞。）尤重要者，於工作重心決定後，應即按照實際情形，妥定工作進度表，并發動各級人員舉行工作競賽，以加速工作之推進。

六、為推進縣政建設，使縣府工作切實見效，內政部應擬定各省縣令各縣根據省府設施綱要，按照各縣個別情形，詳訂縣行政計劃並定期考核其實施成績。過去因各縣行政計劃之未會強制樹立與實施，故結果縣長不必注意人選，科長科員亦不必注意人選；各縣長於聘任時可高談今後縣政如何改革，而無須以實際成績證明。因此，縣長可隨意辦事，不論事件之輕重緩急，不問國家民族之利益，做幾件是幾件，結果過去若干機構上制度上之變革，如裁局改科，廢區及分區設置等，均無補於縣政之推進。今後各縣必須樹立縣政建設之實際計劃，由省府切實監督其實施，方能刷新縣政，進而刷新省政。最近中央修正公務員交代條例，將各機關之實施方案工作計劃暨報告，亦例為移交項目之一，如非前任方案計劃內容確有不當，經後任簽註意見呈請上級機關核准，後任不得擅自更改，俾計劃方案可以繼續執行；可見中央對此之重視。

七、省縣施政計劃樹立後，應即設法獲取省縣地方人士之合作，廣泛發動省縣人力物力，共謀其實現。此則必須平日能使地方人士融會無間，地方有畛域，則化除其畛域，地方有派別，則化除其派別，是非去取，主管人員一以公正出之，誠信持之，自可獲取地方人士之合作，而得其多方之協力。然此決非依賴地方紳士而進行之謂。蓋過去地方行政所以不易改革，即因地方紳士與政府合作時，常假手於紳士，政士則可挾民衆以脅政府，又以官廳壓迫民衆，形成政府與紳士相離之故。今後如欲展開工作，當使紳士階級站於官民羈屬關係之外

，俾其僅能作諮詢之原則。尤重要者，縣政府應隨時能直接與紳士相聯繫，並掌握各法團，俾可對民衆採取實質之領導權，一面省縣地方政府與紳士相聯繫，如地方黨部，法院及其他團體，發生密切之聯繫，充其對於紳士彼此須有圓滿無缺之合作，否則最易多方協力之障礙。因此，「總裁於二十七年四月八日出席本黨五屆四中全會致詞中有改進黨務與調整黨政關係之沉痛演說。何昌榮先生根據其個人過去觀察所得，對此曾提出若干具體而實貴之意見。」（見服務第五期氏著應黨政關係該怎樣聯繫文。）茲特摘錄如次：

第一：縣黨政人員在心理上應有之聯繫。作縣黨務工作之同志，應首先明白，現在的國家，乃本黨統治下的國家，我們的政府，即是本黨的政府。那麼，這個政府事業的發展不發展，進步不進步，並不是別人的事，而是本黨事業的發展不發展，進步不進步。故黨務工作同志，應根據本黨的主義和地方環境，把每一個大的聰明才力貢獻給本黨，夾直接或間接的贊助政府，推動社會，領導民衆，造成容易推行新政令的環境，以便利我們國家政策的施行，同樣，縣政工作同志亦應明白現在是在以黨建國時期，我們現在之從事於縣政工作，乃為本黨擔任事業的一環，應當對於本黨主義，以及政綱政策，忠實奉行；更應與同級黨部工作上切實聯繫，共謀一切事業之推進。我們國家譬如是一個公司，黨部譬如董事會，政府譬如董事會所聘的經理。董事會固然不應當不信任經理，事事給經理以牽制，或者是劃分經理職務上應有的職權；同樣經理也不應當違背

黨事會所決定的方針，應當尊重他的地位，而受其職權範圍內所賦予的監督和指揮。這樣公辦的營業，才能有發達的希望，國家一切事業，才能有進步的可能。過去縣黨政工作同志，常常各人離開各人的任務本位，任董事的不是不知道行使他的職權，放棄他的責任，就是濫用他的職權，超出他的責任以外去亂多事；作經理的不是漠視董事會所給予的使命，就是自外於董事會，而「自封為三齊王」。我行我素。這簡直是故意為非。所以我們第一步就應澈底更正我們從事縣黨政工作人員過去錯誤的心理。

第二，縣黨政人員在形式上應有的聯繫，應採取以下諸法：

1. 縣黨部書記長縣政府科長以上之職員，凡屬黨員，每週於舉行「總理紀念週」之前或後，應舉行會報一次，相互報告，并討論本縣一切黨政軍各項業務。決定以後，即各按其本身職權去分頭策動或執行，以爲全縣推動一切的中心力量。

2. 區黨部對區署或區公所，區分部對鄉鎮公所或聯保辦公處，及小組對保甲，應由就業於各該機關黨員，依「黨團活動」方法，謀取聯繫。每週規定一適當時間聚集一處，把各該區、鄉、鎮（或聯保）保甲中應當要舉辦的事，共同研究，計劃其實施方式，一經決定，即行發動黨員，分頭影響到他工作部門中的其他份子，俾一切事業的推進，得以迅速完成而少阻礙。

3. 凡就業於各級政府的黨員，均應參加黨

的小組會議或黨團會議，不得任意規避，使黨員有能力有訓練，得以深入各種事業之間，發生積極推動的力量。

第三，縣黨政人員在實質上應有聯繫：

(一) 人事方面：

甲，縣長應爲本黨黨員；

乙，縣政府第一科長，教建科長或社會科長，縣督學，應就會經訓練合格的黨員，選充之；

丙，區署或區公所之區長區員，均應就中央或本省訓練合格的黨員，選充之；以上人員如係現職無黨籍者，如其主管長官認爲其才具能力等，堪以勝任，即應由縣黨部書記長介紹入黨。

(二) 制度方面：

甲，本黨之最低級組織區分部下，應更增設小組一級，使縣黨政機關下級階層，皆能完全配合，運用靈活。

乙，黨的監察制度，應確實建立；並將黨員監察網，直屬於縣黨部監察委員會，使對於黨之執行部負責的監督與糾舉，以增進黨員及幹部的活動力。

又當地公務人員以及民衆等，如有被發現其有背叛主義，違反法令，或一切貪污不法情事，也應立即密報上級黨部，以清吏治，而杜亂萌。

丙，黨部與政府及一切民衆團體的關係，不使其直接發生指導與監督的作用；而使黨員得以盡量參加下層工作，以黨團的活動，透過各級行政機關及一切民衆組織，從工作中發生領導作用。

總上所論，則黨政兩方，在「管教養衛」共同事業範圍之下，黨部負其宣傳、倡導和促進之責任，政府負其執行的責任，一體兩面，齊頭並進，水乳交融，自易達到「總裁苦心孤詣調整黨政關係的意見。」

八，樹立力行風氣，應切實劃分中央與地方權責，減輕縣以下行政機構之職責。政治專家陳之邁先生云：「在無論那一類的國家中，中央政府都應得是一個真正執行的機關而不能只是發布命令的機關。中央政府不能把所有的軍情全用命令推到下級政府去辦。我國近幾年來在若干方面，也已經向這方面走。例如我們沒有聽見交通部在修築一條鐵道時，叫縣政府修築其轄境的一段。經濟部農本局也沒有在每一省縣政府設一科來辦理各該省縣農村金融的調劑。……可惜這些不過是少數的例子。在普通的行政上，中央始終是一個發號施令的機關；而除了保甲以外，其他的機構也都是些傳令的機關。此種情形使得許多的政令不能行通，更使得真正屬於地方自治的事務，因地方自治人員疲於奔命地在爲中央辦差，而致擱淺延宕。……在日後的行政上，這一個根本之點，是必須要根據合理的中央地方權責劃分的具體方案，予以切實糾正的。……然而這不是憑空臆定得出來的，也不是抄襲外國成規所能辦到的，倉促從事，一定要歸於失敗。凡是研究政治的人都知道政治上權責劃分，總歸是以堆積實例的方法劃清楚的，而既經劃清之，後往往又因時勢的變遷，而有所改變。……其次，中央政府應當直接辦理它分內的事務，它如果不便直接辦理時，省政府自當以代

表中央駐各地的資格代為辦理。究竟何種事情可由省代辦，也應當是用權權的方法將其逐漸的確定，這種確定也不必全國一律。至於縣政府，既為自治單位的政府，自然應當以辦理地方自治事務為其絕對的主體，其最大部分的問題，應用於此，而不應用於中央或省辦。這並不是說地方政府只辦理地方自治範圍以內的事情，中央政府就絕對地不能以事務委託地方政府辦理。以外國為例，則中央政府也常以其本身應辦的事情委託地方政府代辦。……例如法國的市集政府就代理中央辦理關於警察，公共衛生，戶籍，役政等情事。但是地方政府在代理中央辦事的時候，是不必交給地方議會去討論決議，更重要的，地方政府在辦理中央委託之事件時，中央一定要特別予以辦理此項事情的經費。……所以我們以為我國的縣政府應以辦理地方自治事務為其絕對的主體，並且第一事中央給一事的經費，既不容向自治經費中去挪移，更不得任意設法附加，增派。唯有這樣，地方自治才能上軌道，事業才能辦理。我們首先說明中央不但是不應緊縮，而且應當擴大，但不是多加設計委員會，也不是多找人來發命令，而是多直接辦理政事。這樣中央就不復是一個專門發號施令的機關；層級的政府也不只是傳遞中央命令的郵局，而是每一層級有每一層級自己直接辦理執行的事務。這才是地方自治可以實行的土壤；這才是上軌道可以真正謀人民福利的政治的基石。」（見新經濟等二卷第十期氏著地方政治論。）

一切政令都推在保甲身上。如征工，征兵，築路，修河，造林，征稅，禁烟，禁賭，辦理義校，推銷官契，清查戶口，肅清盜匪等等，舉凡民，財，建，教諸要政，幾無一不是責望保甲長來執行。保甲長是怎樣的呢？他們多是不識字的人啊！他們多是不明公事手續啊！非是萬能的博士啊！這種「無限責任」的担子，不要說鄉里中的保甲長，就是愛迪生對來恐也無法交卷。所以目前運用保甲方案急應糾正的，一點，就是應將「無限責任」改定為「有限責任」。（見中央政校研究部出版之新政治第一卷第六期。）欲辦到此點，亦必須實行前述陳之邁先生建議之各級政府分級執行政務原則，否則縣政府以下機構職務過多，當事者奔命不遑，縱上級機關對力行如何提倡，如何督促，而因本身不能以「力行」之事實，造成風氣，一切自屬徒然。

近年國府公布之縣各級組織綱要明定縣為地方自治單位，並規定中央及省委託縣府辦理之事項應於公文上註明之，並籌撥其辦理之經費；對此一問題可謂已獲相當圓滿之解決：如能切實施行，當有良好之結果。

九，力行須以我國固有智仁勇的民衆精神及現代科學方法為基礎。

總裁嘗云：「日本怎麼會成功一個侵略民族？因為日本沒有我們中國固有的國民性，他僅在智，仁，勇之勇字方面努力，而中國儒教整個精神道德，所謂信義，和平的要素，完全不講，所以他只知道勇，而且只知道血氣之勇，而不知道禮義之勇，所以他雖學得陽明的哲學一片段，而其結果，充他的量，還是亂動，盲動，陷大了一個動的天毛病，所以他就成了

一個侵略民族了。」（見總裁二十一年六月六日在中央軍校訓詞「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又云：「日本武士道只講忠勇，而他的精神亦完全是提倡血氣之勇，而中國儒道所最緊要的仁愛陶仁字，與所謂禮義之勇的勇字，他完全不講。他沒有這個仁字，輔助這個勇字，他國家民族一定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們不怕日本的武器，武力，我們對日本的缺點，優點，統統看得出來，日本現在已經做了全世界衆矢之的！他的立國精神的基礎，完全只注重在血氣之勇，而無信義仁愛的精神，所以我們要保持民族精神，一定要將禮智，仁，勇整個的民族性完全具備，國家民族才可永立於世界上而沒有危險。如果我們僅是講勇，而不知道智與仁，如日本一樣，那就危險到萬分！所以要知道，我們中國民族性的內容，就是智，仁，勇整個而具體的一個固有的民族精神，如果能夠實實在在實行的時候，我們相信，國家不但可以保持永久，而且一定能夠發揚光大，絕對不會做日本式的侵略的民族，而且可以做世界和平的柱石。」（見總裁同上詞）蔡松坡先生亦云：「勇有狹義的，廣義的，及急進的，持續的之別。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臨難不苟，義不反顧，此狹義的，急進的者也。成敗利鈍，非所逆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廣義的持續的者也。前者孟子所謂小勇，後者所謂大勇，所謂浩然之氣者也。」（見增補會胡治兵語錄第五卷「勇毅」松坡評語。）戰時地方行政人員職責，蓋重於小勇（即總裁所謂血氣之勇）之外

必須發其大勇，(即)總裁所謂禮義之勇，方能無負時代所加之使命。否則雖舉一週挫折，即公然自斃，或以怨得夫之心過重，優柔寡斷，缺乏坦當，必致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須知：「任事之人斷不能有怨而無德，有怨而無德。自修者但求大開不歸，不可因說謊而致沉疴之氣。」(國家委用我時，既欲稍稍補救於黎民，豈可再避嫌疑，須知禍福定命，禍福有定時，夫自有定數，避嫌疑者未必得，不避嫌疑者未必失也。古人愛國愛民，非惟求己之福也，蓋當共事，義理所在，必欲諍之飛騰，陷吾君以不明之故，故憤憤之憂心，致其忠愛之忱耳。至於一身禍福進退，何足動其毫末哉。)(均會國語)「時艱事急，當各盡其力所能，不必去之果異於人，事之果期於成也。遇事每謀海內，不謀不計，亦必必亡，致其坐亡，不如謀之。」(胡林翼語)又「勇」必以「仁」為基礎，否則即易成血氣之勇。所謂「有不忍人之心，所有不忍人之政」。此種不忍人之心，亦即總裁所謂人生來有的一種向上的和利他的衝動。萬種衝動存在於心即為德，施之於物即為善。凡是一個人愛父母兄弟，愛人類，愛社會，愛國家，愛民族，都是「點利他性的擴充，不過人類性靈於私慾，汨其天性，所以要「明明德」，要「親民」，要「止於至善」。(見總裁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中央軍校演講革命哲學的重要。)

同時不忘吾之培養。學問為智之來源。故論語「書，開卷第一義，首稱學字」。總理亦謂：「革命之基礎在高深之學問」。乃近人不察，稍一得志，即廢書不讀，且自詡為力行之人，以實力學問為空談者。實則大學三綱，首重「明明德」；八條目，亦首重「格物致知」，蓋不問乎善，則不誠乎身，千古有大智者，然後有大人，然後有大勇。總理之偉大，成於手不釋卷，先烈之犧牲，亦皆在開道早而信道篤。李二南先生云：「學以學夫為行，而為行乃所以為學也。舍行為而學，則其學為口耳章句之學，當貴利達之學，失其所以學，雖或至性過人，未必情之幾至，盡善盡美。是故好賢而不學，則無知人之明，所好未必賢，而賢實未必好，即所好與賢而無學以濟之，色病未易論破，心地未易易清，若必為編衣之好，奮思濟之勇。……事君而不學，則無知身之當殺，即使殺身而無學以濟之，則不學無術，不足以匡君定國，廣濟時艱。雖鞠躬盡瘁，致效不公，臨難殉節，不存其身，然而無補於治亂安危，亦未得為體段。……甚矣！學之不可已也！」(見服務第五期湯玉澐轉錄二曲先生語)於力行而不好學之弊，痛加剖析。反之，好學而不力行，則學與不學等，充其極不過為「識字之牧豬奴，其弊更有甚者」。總裁嘗謂：「一個人無所謂有沒有學問，只看他能不能為社會國家服務，凡服務於社會國家社會的，就是有學問。同時之個人學問的大小，也就是只看他對社會國家服務之大小而決定；實實用他的學問為社會國家服務，感化一千人，一萬人，乃至全國的人，而發揮最大效果，

就是有大學問，所以我們為學的方法，一方面是要知識道德各方面努力自強自勵，一方面是要實用我們的學問能力為社會國家來服務，要能感化幾千幾萬人，要能發揮最大最善的效果。此一談話與孔子所謂：「事父母能敬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名言，可謂先後媲美。願地方行政人員三復斯言，一面力行，一面好學，好學不忘力行，力行不忘好學，庶幾抗戰建國日趨有功。而此種良好風氣之養成，最妙仍莫如各級主管人員之以身作則，努力提倡。(如遇公務有餘，責其修養學術，或從事調查考察等類工作，即不失為提倡之一法。)其尤要者，更願大家毋忘：「學之目的在謀國效古今人之特長與所為外，更須究己身之所固有，力謀創造，以貢獻於今日之中國與世界。」

我人力行，除應以「智」「仁」「勇」的良族精神為基礎外，更須應用現代科學方法為做人治事之手段。方易達到目的。科學方法者，有條理而又兼經濟之方法也。辦事無條理者，固不能謂為合於科學方法，辦事有條理而不能以最短之時間，最少之人力，物力，完成最大之工作效果，亦不能謂為合乎科學方法，故必有條理而又為目前客觀條件下最經濟之方法，方可謂為科學方法。總裁於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對黨政訓練班第二期學員訓詞中，曾將我大當前所處之時代定名為「科學的繁榮時代」，并加以如下之解釋：「所謂科學的繁榮的時代，包括兩個意義：(一)是繁榮的科學，就是說科學本位的時代；(二)是科學的」

是說科學精神的時代。為什麼我說現在是羣衆時代呢？現代和前代的不同，就是各個民族中間，已經不是以部分的力量相競爭，而是以整個的全民力量相競爭，所以一切事業的進退成敗，要以能不能增進羣衆實力和發動羣衆協力爲斷，要以能不能適應羣衆需要和喚起羣衆協力爲斷，現代不是知識壟斷或權力壟斷的時代，更不是祇求滿足少數人慾望的封建的時代，也不是少數志士英雄，孤軍奮鬥，即能成就事業的時代，是以羣衆的智勇強弱，榮枯利害，決定着國家民族盛衰存亡的時代；現代革命事業，必須爲羣衆而奮鬥，由羣衆來參加，一切都不能離開羣衆本位，這是不可忽略的時代特徵之一。爲什麼又說科學的時代呢？現代之所以成功現代，一切都是科學知識發達，和科學精神普及的結果。不但一切有形文物的進化是如此，就是一切生活習慣，社會制度，和公共事業的進行，也非貫徹以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不能成立和發展。現代人做事講精確，講迅速，貴有組織，貴有條理和秩序，這是和前代最顯著的不同之點。我們固然應該認識現在時代是羣衆本位的時代，但這個羣衆，決不是烏合之衆，決不是祇仗人多而可以不講組織，不講方法，沒有秩序。換言之，必須把羣衆本位和科學精神結合起來，才能成就一切事業。所以我們又必須認定「科學的」三字，爲現代特徵之一。明白了上述意義之後，就可以知道：我們要做一個現代革命者，決不能忘卻羣衆本位，決不能忽視科學精神，不然就是落伍，就不能成功。所以處於現在時代，要使奮鬥能有功效，力不致枉費，我們的思想行

動，從研究，分析，考察，設計以至於分配工作，執行方案，一切都要合乎科學。……古語有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總之，我們革命建國，必須「迎頭趕上近代科學」。各位無論是黨務，行政，軍事或其他幹部，各人都要管理幾百幾千幾萬乃至幾十或幾百萬的羣衆。……各位站在這個時代主流的前面，要領導羣衆，完成抗戰建國的事業，祇有熱情毅力還不夠，最要緊的，就是要操持科學的利器；發揮科學辦事的能力，才能獲得最大的成功！否則我們還是因襲幾百年甚至一二千年以前不合科學遠反科學的老辦法，來治理羣衆；辦理現代的事情，不僅不能發生什麼功效，而且將會弄亂，愈弄愈糟！即如過去我們的黨，有了三民主義，有了各級組織，更有了許多黨員和羣衆，如此長期的奮鬥，爲什麼還不能實現主義，完成革命？就是因爲我們不能按照真正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來從事於組織和活動，而一切仍沿襲以前官僚衙門的老辦法，所以黨務工作的表現，就只有標語口號，行政工作的表現，就只有公文承轉，民衆運動的表現，就只有開會講演，裝點形式，還是隨時拉攏，一開而集，一開而散的。一切革命事業多是有名無實的，或名不符實，弄到事業廢弛，革命頹挫，國家民族遭受敵寇侵略蹂躪，要受今天這樣的奇恥大辱！今後我們若要救國，完成革命，就一定先要建立一種精確實在，有步驟，有秩序，有方法的科學精神。這就是凡事都要能實事求是，精益求精，繼續不斷，貫徹到底。有了這種真正的科學的精神，再依照科學的方法和順序，所謂由近

而遠，自卑而高，爲大於微，圖難於易，來組織羣衆，領導羣衆，共同一致的發展革命力量，推進國家建設，這樣，才能步步踏實，步步前進，以完成我們革命建國的使命」。上述訓詞，可謂已將科學方法之重要及其要領，闡述詳盡。如欲再求詳細，可參閱「總裁前在南京關於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之演講」。最後吾人願摘錄劉修如先生關於處理工作科學化之具體建議三點，以供地方行政人員之參考。

「現在社會上辦事的人，做起工作來，本都有這幾個通病：

1. 對於工作的排配，事先沒有弄清楚它的本末，先後，輕重，緩急，繁簡，難易，沒有預立有條理的計劃。
2. 對於人的分配，沒有根據事實的條理，各人的才力與性格，好好的配合起來，做到科學的分工。
3. 爲了人的關係，影響到事的關係。因爲人的糾紛不能解決，影響到事的糾紛也不能解決。
4. 工作進度遲鈍，在政府機關尤爲顯著。有了以上毛病，那件工作無論如何也不會做得好。所以我認爲有效的處理工作，應該注意三點：

第一，要組織化，其要點如下：

1. 要隨時隨地採取分工的方式，例如一個機關，內部的職務要分做幾個部門，分別交人負責。如果就個人言，個人辦事時，事先與腦子裏將那件事，劃成幾段，分出條理，這叫作腦子有組織。
2. 分工的部門，應各指出他每個部門及事

每個人的特別任務，各個部門相互感著各人相互間的關係，也要特別規定清楚，有橫的關係，必要有縱的關係，例如一個委員會必於若干委員中選出一個委員長或者黨務委員。如果是三個黨務委員，則必設一個書記長或秘書總其成，否則必至一團三公，無人負責，弊不鮮的。

3. (略)

4. (略)

5. 分工要按個人的能力和志趣，沒有興趣勉強是做不好的。

0. (略)

第二，要計劃化，其要點如下：

1. 要有明確的目標，認清自己應該完成甚麼使命。

2. 要正確地估計客觀的事實，有些甚麼好的條件？有些甚麼壞的條件？這些條件甚麼時候來？都要估計到。

3. 要正確的估計自己的主觀力量，自己能夠做到甚麼地步？有些什麼弱點，能爭得多少外力的幫助？這些幫助甚麼時候來？

4. 要具體地研究清楚工作自身之發展，開始如何？以後又如何？遇到某些好的壞的條件之後，要發生怎樣的變化？這些條件來了，我怎樣做？不來又怎樣做？

5. (略)

6. (略)

7. 一個工作，那一時期完成那一段，甚麼時候全部完成？這個進度，應該在計劃中很正確地，很嚴格地規定出來。這樣才可使實施起來有所警惕，不致於拖延時日，或者因循誤事。

第三，要行動化，在行的時候，應該儘可能的力量，克服過程中一切意外的阻力，做到「沒有不完成的計劃」，「沒有不實現的議決案」。從前中國行政機關的辦公，不外乎擬計劃，草法規，上面來的命令轉到下面去，下面來的呈文轉到上面去。這是極沒有將自己置身到行動中去的表現。所以它不能看準客觀的事實和每一個事實的變化，因此，同時也就沒有變革現實的積極性。這叫作做官，不是做事。現代的我們再不能如此！
(見氏著中國新青年之路第一〇七頁)

「現代的建設，是科學的建設。就自然方面說，工業建設，農業建設，都要拿科學為前提，依科學的方法來進行。就社會的方面說，處理行政工作也好，從事革命工作也好，都不能離開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行政不用科學的方法，會表現為零亂迂緩，費了時間和人力，沒有效率。革命沒有科學的頭腦，會表現為缺乏理智的感情衝動，表現為一哄而起的行爲。一哄而起只是煽動革命的方法，不是抗戰的方法。對外抗戰，有時也用着一點煽動，但是光靠煽動是無濟於事的；必須得採用有條理的計劃和有實效的方法。有條理，即是組織化；有計劃即是計劃化，有實效，即是行動化。組織化，計劃化，行動化三者，加起來便是科學化。一般人只知道在自然界要用科學，殊不知在社會界尤其要科學！只知道在物質方面離不了科學，殊不知在精神方面也離不了科學。」
(見氏著同書第一四九頁)

各級地方行政人員於辦理地方政事之際，誠能參照上述九項要領實心篤行，則推進庶政之無形動力——「力行」政風一旦於短時期內培育成功，地方政治必不難展開一日千里之進步，抗建前途，庶有可乎。

怎樣實踐「行」的哲學？

(下)

洪萍

從識見的廣狹說，一個人識見的廣狹，就可決定其才具的大小。這不但認為識見是一切技能的基礎，而且是一切道德的源泉。反過來說，不但我們要明白事之義理，而且要計事之成敗。這都屬於一個知識範圍的問題。比方識見狹隘的人，往往自負聰明，實際是閉塞了自我的聰明，遇事不能洞明利害禍福，所見到的都是偏於一隅，沒有把一件事物的整體作過一番透澈的觀察，因此遇事便存着偏見；同時對人有偏向，大皆知有趨避之意，其結果是形成小人得志的現象。這樣反映在自己的行動上，一則徒慕虛榮，僅爲一己的利害作打算，而無深謀遠慮；二則乘空接響，隨人說是非，乃至作種種無意味的揣測。識見高遠的人，遇事有卓越的見解，「明善理」，「知成敗」，什麼事務的輕重緩急，均能判別得清清楚楚，那還有什麼否塞不通的現象。

我們怎樣去培養這宏大的瞻識呢？唯一的是要有誠心，從正心誠意爲入手的功夫。所謂「正心誠意」，就是端正自己的心術，使存在於一己的心意，不爲外物所紛擾所眩惑，暫時順應着天地間自然生生之理——是無往而不合乎情理而言，這便是不違天而自然成爲天道的一個原理。中庸云：「誠者天也，誠之者人也」。誠就是天道，所謂天道，就是「天地位，萬物育」的大本大道，便是一個各得其所，各遂其生的道理。人於是仁，我們的行「行」，我們既深知天地萬物人生之情理，然後依此情理而修明自己的道德，更進而以此施之於文教，使仁政仁教大行於天下，這就是由天道而成人道的道理。我們從正心誠意的功夫做起，那麼反映在自己的行動上：一則能誠就能明，便不會閉塞自己的聰明，一個人不蔽於明，也就能成就他成己成物之誠。二則能依此天地萬物人生之情理，便無事不得其宜，無物不得其所。程子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便能做到擇善固執，遇事有主見，不隨情慾的衝動而定其好惡。因爲人生有好惡，而好惡是要劃出人心道心的兩面的。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這就是要擇其好惡兩端的道心的二部份，以「惟精惟一」的精神去固守，以用之於人生政教，這就是一個居敬窮理的功夫。這樣自然胸襟是一天天擴大了，見聞也就一天天寬廣了。更進一步，我們說到人的才具。才具的短長，就表現在工作的效率上，這是絲毫不容假借的。許多志大而才疏的人，眼高手低，結果弄到一事無成，甚至空具救國救民之心，而變爲禍國殃民之實。韓愈說：「我們主官有了這個辦事和管物的本能，就能儘量提高工作效率，獲得迅速的成功」，否則，不僅不能使人盡其能，事盡其功，一切時、地、財、物，都不能發生加倍的效用；而且必不勞人員荒逸，事務廢弛，十箇錢不能買到一箇錢的效用，十件物件不能獲得一件物件的功効，一切時間土地都要浪費了。」（訓練的目標與訓練實施方案）我可以這樣說，是才能優異、人格充實的人，遇事做得有聲有色，只要他份內所要做的事，就能發生實際的效果，也就「扶危救傾」，而建立國家千年不拔的基礎。否則，才具庸劣的人，遇事辦得無聲無臭，即令一樁具有成效的事業，只要落到他手上來，就要弄得功敗垂成，甚至還要做出遺民受禍召大禍的事業來。

我們論到人材，是不能拘於一格的，因爲才能的種類很多，如頭腦明晰，遇事有精確的鑑別力，始能提綱挈領，把握全局；如觀察敏銳，遇事有當機立斷的勇氣，始能臨危制變，有條不紊。究竟我們要勉成爲一種如何的人材呢？論到人材，是決定在氣質、器識、才具三個方面的。大體說來：可以別爲統馭才、組織才、機變才的三大類。什麼是統馭才呢？就是具有領導的才能，有計劃、組織、判別、管理諸能力；尤貴器識宏大，具有一副公忠體國的真實心腸，擇乘愛惜，能爲國家珍愛人材，保舉人材，提拔人材。同時知人任人，能鑑別精微，所以用人的根本原則，不止在「選賢任能」，尤貴「量材器使」。什麼是組織才呢？要有創造的能力，能根據現在而推斷未來，有縝密的頭腦，遇事能有一個精確的分析，透澈表裏；有整理的功夫，

因分析到綜合，弄到提綱挈領，計劃周到。同時還有專精，更能使更
種組織天才有過高度的發展。又什麼是幾變才呢？就是遇事有一番急
智，能從無辦法中想辦法來，不致走頭無路。所謂「通權達變」，
不是投機取巧，這要有膽識，有敏銳的見解，這才能去挽救一種艱危
的局勢。

這裏我們要知道一個人的才具，不是與生俱來的，還完全決定在
經驗的獲得上。總說說：「我們開始研究一件事物，在我們腦筋當
中，首先發生出來的，就是與這件事物有關的許多概念。……有了正
確的概念，就可以憑概念來判斷，以明瞭事物的性質和真象，如條件
事物的表裏本末，輕重緩急，一個行動的是非功過，成敗得失，都是
要由理智的判斷，纔能分別出來的。我們研究辦事，就是要有這種
清晰正確的判斷力，對於一切重要判斷不錯，然後一切思想計劃，纔
能有所依據。由判斷再進而判斷來推理，就可以知道這事理物情的必然性
，從而獲得我們辦事應有的豐富常識。」（同上）這樣我們經過一番
專業的歷練，多少成敗得失，都透澈瞭解於心脾了，上下情形也溝通
了，那麼在才具上：一則養成精確的鑑別力，能觸到問題的深處，不
致為某一事一物的外表所眩惑所紛擾；二則養成週詳的組織力，遇事
有縝密的考慮，不致孟浪從事而減低工作的能效。所以增能的增長，
是累積新舊的經驗和教訓而來的。

四、行的克制的功夫

我們講到「行的道理」，這是人人容易明白的，但要論到實踐的
功夫，就非口耳之說所能濟事了。這是一個什麼原因呢？王陽明說：
「今為吾所謂格物之學，尚多流於口耳，況無口耳之學者，能及於
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且起有見。如今一
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在，蓋有
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况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
只管講天理來，頗以為精，講人欲來，頗以為放，豈格物致知之學！
後世之學其極至此，以化得這義理而取之功夫。我們針對現實，去查
一般「行」的現象：……一種只是行，沒有認清楚我們為什麼要行以
及怎樣的去行，結果成為古人所說的冥行。另一種則是進行非常勇銳

，開始非常積極，但是受不越極，終不遇困難，……結果弄到本
拙而後生出無謂的技術，不然就與本拙，流於消極，成為其過銳者
其退速。更有一種人則是看人家動起來了，以為我們惟有以動制動
，跟着他也動起來，專為應付一時的方便，而忘却我們本來的立場和
目的。」（行的道理）我以為除了這種種「行」的現象之外，不是社
會上還有許多以偽亂真，變易是非的惡惡現象嗎？這就說到省察克治
的必要了。

現在社會上却病在一級大言不中衷，所謂「言不顧行」，「行不顧
言」，因為這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我們更看到一種聰明才力高出於人
一等的人，反能以種種動人的詞也來掩飾他一貫的罪行，正恰當如陽
明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諛詞以阿俗，矯
行以干譽。捨人之善而襲以為己長，誣人之私而竊以為己道。念以相
勝而猶為之術；險以相傾而為為之疾惡；妬賢嫉能而自以為公是
非；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為同好惡。」這樣社會上以偽詐相尚，而「行
」的結果，只有使社會一天天昏暗，人心一天天世頭，國家社會各種
事業的發展，只有江河日下之勢，而不能獲得振興，任何革新的方案，
均不能獲得澈底的實施，因此弄到「一念多而國憂混淆」，其病根
所在，就是不能照着自己所說的去躬行實踐，却處處為着「己私利」
打算，怎麼不弄到本體拋荒而生出些些枝節呢！所以更講到實踐「
行的道理」，就要用省察克治的功夫，來醫治這「言行悖謬」的病
根，才能無負於我「誠誠的期望」。

本來一個人內心上大多缺乏一種自為控制的力量。好像演說，事
先就思索過對聽眾應該去說什麼話，許多人往往一站在台上把所講
說的話全忘卻了，這緣由心意所決之於語言之事，尚且不能控制自
己；更何況語於不受情慾的衝動，來做到自己控制自己的功夫呢？這
個原因在那裏？總說說：「我們通常說的『衝動』是一種本能的反
射，或謂『官能』之衝動，乃至於『發動』，都不外是出於外來的激
刺，或他力的發動而起。唯其不是自發的，所以沒有軌道，沒有自覺
的基礎，沒有一定方向和目的，只是動一下，也不問他的結果如何
。這樣的動作，動的時候也未始不活躍，動的力量也未始不浩大，可
是因為沒有理性作基礎，不是出於自發和自覺，因而動過一番以後便

靜止下來，……因為這樣的動，是沒有經久效果的，是不能推動人生的。」「同上」這樣就需要我們自己有控制自己的力量，乃不致因外現的刺激而形成「自動」的現象，乃能經久不變。精進不懈去達成「行」的目的。因此便需要時時去省察克治，這便是一個「行」的克制的功夫。

這裏我們講到省察克治，其從行動上體驗起來，實在是不容易的。雖然有着理性的自覺，認清某種行為是正當的，或直認某種行為是不正當的。好像說：「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臭」，但在事實上往往於不知不覺之間所表現出來的，好善既未能如好好色，惡惡如惡臭，反在許多方面是夾雜起來而弄到善惡混同了。因此需要不斷去省察克治，這一種功夫是有分別去着力的，就是如何去省察，省察的功効在那裏？如何去克治，克治的功夫從何下手？我們真能如陽明說的「行得着，習得察」，不講空空的理論，而論實踐的功夫，這樣就可以端正我們「行」的方向且能去推動人生了。

首先說到省察的功夫，就要我們的「行」能落實實地放在「致良知」的上面，所謂「行得著習得察」，是要我們日常的一切作止語默，均有所遵循，不致懸空着想而尋不着去路。如果去看我們所取的路向是否正確，就隨時去留心體察，把一切作為用一番細密檢查的功夫，究竟看那一種事情是合於義理的行爲，這便對自己家過一番忠實的估價了。然而這種估價是否正確，就要看我們即物窮理的功夫做到如何而定。什麼是即物窮理呢？就是遇事不要把他隨意放過，全在我們去認真體察。陽明曾對一屬官說：「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才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善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繁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講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顧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用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都是虛空」。這就是「即物窮理」最恰當的一個例子。因此陽明說：「必須實行而後始有真知，也唯有能行而後能知」。但如何能窮理？這裏要以「居敬存養」爲入手的功夫。既然我們的「行

」是爲「致良知」，隨時隨地不要放棄這個「致良知」的本體。所謂居敬？便是遇事專誠一，始終如一，一心在讀書上，後事便一心在接事上，心中要有一個主宰，不然却是逐物，說不上居敬存養了。何謂存養？就是存養此心之天理，要看定我們的「行」，是否爲順乎天理應乎人心的行爲，凡是背理滅性、超越常情的行爲，是要我們去掃除廓清的。所以居敬就是存養的功夫。爲什麼要居敬呢？敬是主一。陽明說：「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微處說，便謂之窮理」。這只是一貫的，因此要講省察的功夫，就在「即物窮理」。

其次是要論到克治的功夫。既然省察是在「即物窮理」，隨在理性發現的地方，去搜尋自己的病根出來。陽明說：「……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現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富貴賤時，就在富貴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箇天理」。如果發現這些地方不能存此天理，便更有一番悔改的心。從「困知勉行」上去痛下功夫。不然我們遇事隨意放過，却省察得什麼？我輩今日要担當起救亡圖存的艱鉅責任，就要立定一個「見善必遷有過必改」的決心，方能講到「行」的真切功夫；否則去空談「力行」革命，全是極不着落的話。所以要講省察就要克治。什麼是克治呢？好像一塊明鏡被塵垢遮蓋了，自須掃除塵垢，才能復見光明，這就是一種剷磨的功夫。因此講到克治，是要歸於未萌之先的。所以陽明說：「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懼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夫」。這種克治的功夫，是用在未萌之先的。心中有了這箇純乎天理的主宰，便生出一個「未發之中」的本體來，至其臨時，自會達到「發而皆中節」的妙境，那就無庸補而不可了。這就是一個「戒懼其不

「恐懼其所不懼」的工夫。

我們從什麼地方去省察克治呢？

從環境說，因爲一般人最感缺乏的，是自制的修養，而尤難在「自知之明」。許多晚節不終的人，并非由於他們具有驕矜暴戾的天性，或則不明公理正義的原故，而是於有意無意之間生出一種驕慢的心理來。這個病根在什麼地方呢？一則是出於自尊大的心理，以爲己之爲所欲爲，全在備有一種天賦的本能，這樣使他的官能也遲鈍了，而遇事却偏重於一己有限開見的主觀上面，因此在言行上便輕輕把自己一筆抹煞了。於是弄到濫用權力，竟認爲是自己份內的事，營私舞弊，也不算是一種恥辱。多少罪惡在漫不經意之下而習與性成了。二則是出於自私自利的心，把自己所有的聰明才智，均用在人與人的計較短長上面。這樣遇事便重於個人的利害得失，便不得不偏重個人意見，而昧於國家大義了。因此在事實的表現上是「嫉嫉賢能」，甚至不擇手段，進而「構陷，羅織，讒害忠良」，以達成其自私自利的企圖。可以說，我們講到一個人處環境，一切總算可以得行己意了，想到要做的事，多少有幾分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做去，所遇到的阻力比較少，這便是得意的事，也就比較的好。我們從這些地方怎樣去省察克治呢？其一是有一切自我而爲之的種種便利，是否憑藉地位，濫用權力。如果有自滿自得，便見得天下就只有承順意旨的人了，因爲人家見得你有權有勢，又加上一層「喜譽惡毀」之心閉塞了自己的聰明，那會想到把自己引導到什麼危險的路上來。我們便得時時去加以反省，看到自己有了這箇「驕慢自恣」的病根，就要把他連根帶枝拔去，個乾淨。其二是因一己喜惡好惡之私而生出偏倚的心來。這樣對人對事，無形去了一個公平的準則。如果是病在偏聽，便弄到言語閉塞，視聽蔽障；如果偏信，人皆知有趨重之意，呼朋引類，必至變易聽聞而形成奔競鑽營之風了。因此在這些地方，就要「不奉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不然我們將省察箇什麼？又克治箇什麼？其三是從環境中養成適情循苟且的習性。一個人自朝至夕委身處境，很容易把他向上的志氣消磨淨盡，遇事都只在一種頑固保守的心理，自己不肯進步，也就希望人家跟在他的後面不向前進一步，多少罪惡都是從這裏播種的。我們要於此等處去時加反省：看有頑固

保守，認爲自己的聰明才智的地方沒有？世傳去看我們有縱慾敗度，腐志氣的地方沒有？都把他用力克治過來。

從環境說，一個人最怕的是「不遇」。遇事弄到心灰意冷，甚至感覺得人生的前途，只有虛空和孤寂，陷於悲觀態度，人類所最有的活潑發達的一線生機全被斷絕了。再則由於處境兩惡劣而起一種強烈的反應，便是憤懣和瀟灑，只疾惡於個人遭遇的不平，其出處則無往而非發洩自己的忿怒，遇事不得不置重於個人意見，形成一種憤世嫉俗的褻瀆態度。這裏一個最大的病根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心中沒有主宰而隨着外物的爭逐感到惶惑而動盪不安起來。因爲看到人家的安富尊榮，便生出一個欣羨的心理，看到自己的遭遇不平，便生出一個嫉嫉的心理。如果我們遇到這種失意的場合，安得不爲所動，怎樣才能不爲所動呢？這就需要心中有一個「致良知」的主宰生生不息，要視處境，正是藉以磨練我們德性的最好場所，像孟子說「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果不從「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困乏其身」的地方去實地用功，源流雖說有甚用處。又如我們的才識能力，也是要從處境中經過一番磨礪而增長起來的；因爲有許多問題要實地嘗試，才算真知，才能觸到問題的深處。這樣我們就知道要如何去省察克治：其一是由於長期的鬱抑而使精神萎靡志氣消沉，陷於消極悲觀的態度。這就表現在生活上，是「沉湎於酒色，嬉情於山水」，便缺乏進取的意志；在行爲上，是盡力來抑制自己維護正義的熱情；照現在情形看來，多少有志氣具有熱腸的青年是習於懦弱無骨了，講到做人的道理，只是學些趨避的功夫，而忘却立身處世的大節，因此這些地方就得用一番省察克治的功夫。其二是由於個人的遭際而懷着憤懣不平，形成一種褻瀆的態度。這樣遇事偏重個人意見，而加重對人的譴責；也就論事只重枝節。單憑其臆說與私見，尋不着問題的根源癥結所在，僅弄到意見紛歧，各是其是，既不能望人家心悅誠服，反而有時把實備人家的話，全盤表現在自己的行爲上。我們只要留心去看多少好議論是非的人，大都犯着這個言行不符的毛病。這又怎樣去省察克治呢？就應該審慎考慮我們的一言一行，是否曲盡情理，足以濟當時之窮，因爲抱着過分的一種褻瀆態度，是無補時艱的。其三是由於屈抑瀟灑，而有急切求伸的願望，便形成一種微辭的

心理。這樣遇事不擇手段，只要自己有利可圖，什麼逆天逆理，毀滅人性的事，都可以幹得出來。這種人并不是不明公理正義的所在，只是不甘寂寞，耐不着窮困的日子。陽明說：「知識日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這就成爲急功好利反復多詐的小人了。我們在這裏去省察克治，就要掃除人慾，使此心純乎天理，我們心中有了這個「至良知」的主宰生生不息，真箇「去人欲，存天理」，就不得一切外事所動了。

從處變說：我們僅記取些前言往行，是不夠應變的。古先聖哲的應變無窮，是早在他的心中有了一個生生不息，致良知的主宰，把人生的意義看得真切了，即一旦遇到死生危難的大變，便能處之泰然；也可以說什麼變起非常，在他是早有安插了，這就是平素一種涵養的功夫。我們人生可能遭遇到一切什麼大變呢？其一是處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必須抱定「生死以之」的精神，去應付這個變局。譬如說忠奸不並立，爲了正義的維護，有時是不惜以身殉的。如果人人苟且偷安，以全軀保妻子爲念，天下還有什麼公理和是非，再則臨到國亡家破，隨時有死國殉職的可能，如果平素涵養的功夫不夠，一旦臨到死生的關頭，怎樣去抉擇和取捨？否則也只落得一個枉死鬼，又怎能心安理得而從容就義呢？其二人生可能遭遇到變故，莫若骨肉離散，這是爲人情所不能堪的。我們去陽明對門弟子陸澄（時澄病子病危，心甚憂悶不能堪。）說的話，就是一個如何去處變的道理。他說：「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人正處在此等時磨鍊。人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有箇中私處，過即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處做天理當愛，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慮，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憂，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却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

但愛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如此論得天理本體，雖有什處，必不致內傷。其三是處於威逼利誘之下，更需要有一個制衡之方，以便選擇他的行徑，去完備他在道義上應履行的信約。更則看見人家動起來了，自己心中便把握不定，也跟著人家動起來，這就不是制衡的道理。到得此時去省察克治，就不要忘却我們本來的立場和目的，不怕是變起倉卒，在他平日把官爲與不當爲的界線劃分得清楚了，自然沒有言行悖謬的地方。所謂動亦定，靜亦定，更能以靜制動。去應付一種狂躁的行動，也就不致爲情慾的衝動而「冥行妄作」了。如此行其所當行，這又何憂何懼，何思何慮呢！

我們把人生的意義看得真切了，就知道我們爲什麼要行，以及如何的去行。依照常理講，當然可以本著我們本來「行」的立場和目的去行，不怕挫折，不計艱難，不計榮辱，不計榮辱，任他工夫的難易，總是有進無退忍耐的做下去，自能見到一個端的。但是有箇私意在，單憑口說來掃除私欲，實實在在體察起來，便知道不是一回容易的事。講到省察克治，就要把這一切自私自利的病根搜尋出來。把這連根拔起，剷除淨盡，永不復萌，才算做到真切的功夫。如果講到除這一切病根，「一刀斬絕」，豈是聖人強制起來，也是不易着力的。所謂踐履篤實的功夫，是要實地用功，才知道有多少次第，多少積累在。否則只是憑着口說却落了空了。要我們講說的不着空，遇事有一番體驗，能逐漸在「行著習察」上致力，所謂「此心之天理，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都不論是生知安行，學知力行，固知勉行，總要求有一個「改過從善」的決心。陽明說：「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以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所以講到省察克治，捨改過從善，別無省力的地方，講到實踐「行的道理」。捨省察克治，便無下手處了。

教養片感錄

王友瀛

孩子們一天天長大，做父母的責任也一天天加重。三更半夜，對孩子們的教養大事，每起無限的深思，因而追憶着既往，那些曾經學過的教育園地上，關於人家的孩子們的一切教養問題。有的得着解決，有的沒有解決，有的理論上可以解決而實際環境終不能解決。一經思起，慚感交迭，動於中，發於外，乃成此片感錄，藉抒一己之所見，無關教育之宏旨。

其次，爲了寫述的方便，在問題的程次上是列舉的，在行文的内容上是錯綜的，但亦非漫無際涯，仍有它的範疇。至於筆者採用這個題目——教養片感錄，不用「教學」或「教育」等詞的原因，約有二端：一以「教學」一詞的含義不及「教養」一詞的含義來得廣泛，二以「教育」一詞，一般人多側重了「教」的意義，而忽視了「育」的意義。顧名思義，正本清源，「教養」一詞，實爲允當。

一、爸爸的儿子，媽媽的女兒

「南兒真聰明，長的又漂亮，明兒大了讓他學醫。」

「我看，南兒骨格大，身體健壯，最好送他進航空幼年學校。這是桂女學醫，將來做個女醫師。」

的確，父母爲子女的前途打算，真是無微不至，他們最後的願望是「子成龍」「女成鳳」。可是孩子們的個性各有不同，興趣與稟賦亦互有差異，因之願望與事實就不能一致。

「我的孩子還好，願可備我的代，也喜歡數學，最厭惡的是歷史地理。」

「可是我的大孩子真操心極了，要他讀書就打瞌睡，否則便是東奔西跑，或是一個人在房子裏劈劈拍拍的弄些小玩意。」

本來父母到了相當年齡，總希望自己的事業和精神，由子女來繼承，這是人之恆情。同時，像家學淵源，將門之子的專也數見不鮮。然而，工程師的兒子不一定也是工程師，文學家的兒子也許偏愛學科學的事亦復很多。

在這兩種典型的父母中，一個是憑着自己的直覺來決定子女的前程，一個是憑着自己的志趣來批判子女的成就。教育如果是萬能，正如有人曾經主張過，一個兒童在控制的環境下，可以變成你所需要的任何一種人。這種教育父母當極歡迎。但是，現世界只有「可能」的教育，倘沒有「萬能」的教育，一切兒童依其個性志趣稟賦予以適當的環境，合度的教養，可能教育成爲各式各樣的人材。總之：

一、沒有兩個孩子的性格是相同的，我們應體察和獎勵他們的不同，社會上需要的是各式各樣的人。

二、用以教養甲童的方法不適用於乙童

三、我們的孩子，一個可成爲頂頂大名的文學家，另一個也可同樣的在別一個途徑上成功，「行行出狀元」，讀書讀不好，不能爲學者，也許可以做個運動家，藝術家，乃至做「世界馳名的「胡蝶」。

四、千萬不要這樣着想，你的孩子無論在性格上職業上都應該傳你的代。

五、尋求每個孩子的興趣智能之所在，予以發展之最大幫助。

爸爸的儿子，媽媽的女兒，這是事實。兒子有兒子的志趣，女兒有女兒的志趣，他們不一定，不必要，不可能和爸媽們的志趣相同，這也是事實。

二、頑皮的孩子要頑皮的

老師教

兒童的智力高低不一，依其智力商數而加以統計多成常態分配。即百分之五十爲中前

，百分之二五為高材，百分之二五為低能，至天才與下愚白痴均百不一二。老師的智力照樣的也有差別，依其商數而加以統計則為個體分配，具體一點說，就是凡屬老師起碼是中等材，高材的亦復不少，低能老師早已被老師的老師淘汰盡了。

學校裏在體育方面最感麻煩傷神的有兩種兒童：

一種是飛騰走壁，到處出岔子的頑皮孩子——叛逆；一種是庸庸無能，處處表現着笨拙的劣等生。大體講來，學校內的叛逆。也就是家庭中魔王，他們的智力雖不能說個個都是天才，至少在一般學生的智力之上是無疑的。不怕頑皮只怕愚笨。真正麻煩傷神的還是劣等生——低能兒。頑皮的孩子當然要教，低劣的兒童亦不能不教，因為起碼的義務教育，我們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應該給予這些可憐的孩子。然而學校中的實際情形又是怎樣呢？

「XX真頑皮，不用功，傷神極了。」

「這次月考他的成績怎樣？」

「也奇怪，這次月考，倒都及格及格。不過他上課總不聽講，偷偷摸摸在桌底下幹自己把戲，一下課馬上就出亂子。」

「我看他還好，頂聰明的，什麼歌一教就會。倒是XX笨得可憐。教一週不會兩週三週還是不會。」

「笨也不見得笨，可是守規矩極了，有點呆板是真的。」

學校裏的老師慣愛在茶餘飯後這樣非正式的談論孩子們的長短來消遣。一學期過去了，一個學期又來了，暑往寒來，走了一批笨拙頑

皮的孩子，又插進了一批頑皮低劣的孩子。孩子們像一隻小皮球，從這個學校門場滾去，又滾進那個學校門。小學如此，中學如此，大學也如此。低能的不到小學畢業便已歸得無立足之地，那幾叛逆便在編出滾進的場合中成長。其幸而不遺漏出滾進的孩子和青年，另有條件，現在不去分析它。我們所須要研究的是如何將師生的智力予以協調。頑皮的孩子讓飛騰走壁過的先生教，循規蹈矩半點都不苟且的先生應該請他們教救實。不好的孩子。

「因材施教」，我們還要「因材施教」。學校教育走上了這個階段，每一學期除了招收新生，將不復公開招收插班生（因家庭遷徙而轉學者不在此例），這幸運的日子，孩子們以及父母們均企待着它的臨降！

三、父母教孩子偷竊嗎？

孩子今年已經四歲，模仿性特別大，食慾也分外的強。母親爲了擔心孩子的肚皮，有時吃不易消化的東西，或是額外加餐（喂乳的母親總要多餐），老愛察察觀觀的，不該孩子知道或見到。可是孩子的感覺比大人靈敏得多，她總是像偵探似的追蹤而至，劈頭就問：

「媽媽！你吃什麼呀？我婆！」一雙小眼睛訂視着母親的嘴。

「我沒有吃什麼。你去看看爸爸回來有沒有。」——母親意外的看到了小偵探，慌張的這樣回答她。

有時反覺得這是家庭中的趣事。

下面又是一幕家庭中的趣事。

隣舍們都彼此愛護彼此的孩子。有時給孩子一點板栗花生一類的東西。或是自己家裏買了這類的東西，母親照例擔心孩子的肚皮說：

「寶貝！你肚皮不消化，還沒有好，這幾個板栗留着玩，不要吃。你最好聽話了。」

「好！我不吃，我玩。」孩子的回答。母親的面龐露出了慈祥得意的微笑。孩子也得意洋洋的一跳一跳的去了。

大概有三分鐘的時間，母親又擔心着孩子的安全，大聲叫孩子回來。孩子就遙遙的應聲，但不見人來。母親只有尋聲而至。

「寶貝！你在幹什麼？」

「沒有幹什麼。」

孩子這時正躲在門外的牆角處，聽見母親的呼喚，雙手下垂很正經的樣子回答了上面的話。可是牆角下留着的是一片板栗殼。原來孩子也在躲躲藏藏的偷吃東西！

母親滿着孩子吃東西，孩子也滿着母親吃東西。有形無形中孩子意識到「偷」字在行爲上的概念。說得更露骨一點，「偷」字的極限便是「偷」。父母在日常生活言行中或委實孩子們的行爲的事太多了。不信？這裏有一個最普遍的事實。

「媽媽！我拾到一把小刀。你看！」孩子從外邊跑回來。

「乖！有了，能够檢東西回來了。這小刀真好用。」母親從心底裏說出了這般欣慰而有幾分鼓勵的話。

這把刀究竟是檢的還是「偷」的，從這裏

檢的。怎樣檢的。一個人單獨檢的。另外有人知道不知道。做母親的多半不加追究。有時還在孩子的面前對親友們誇耀這行為的美好。父母們！我們不要再教孩子們「偷」東西了。爲了孩子的前途，爲了學校社會國家，那些大大小小的偷竊行為的肅清，我們的責任是十分重大。我們至少要訓練孩子有下面的德性：

一、不應該吃的東西不吃。不應該要的東西不要。不應該拿的東西不拿。

如果進一步訓練到：應該吃的要拿的，可少吃少要少拿，剩餘的分給別人。這種德性的極高便是「廉」。怎樣訓練呢？我們還是用上面的實例來說明。

父母要吃什麼，認爲孩子不能吃或不應該吃的時候，不妨大大方方的坐在屋子裏吃，事先向孩子說明白不能吃的理由，說明語氣要堅定。一次兩次孩子一定會鬧會哭。這時千萬不要妥協或是作有條件的談判。否則便功虧一簣。在大家庭中祖父祖母們看了未免心痛母親亦不免，可是痛在目前，愛在將來，愛在目前，痛在將來。父母們請怎樣快擇哩！

至於孩子從外而檢回什麼東西，一定要追問明白，問的態度要輕描淡寫從容不迫，切忌慎重將事。因爲一慎重則態度必嚴肅，一嚴肅則孩子必怯於虛而不敢說話了，結果問不出原由來。

「實實！你回來了！」
「你手裏拿的什麼東西？」
「在那裏檢來的？你自己的刀哩！去拿來我看。」

比這更漂亮得多呵！
「你是從靜靜那裏拿來的？」
「我們自己有，爲什麼要人家的東西？」
「快送給靜靜。肥好。人家的東西我不要我不拿。」

當然，有時我們所遇見的事實，不會這樣單純，但是，以做父母的智能來問明孩子的秘密，尤其對自己的小孩子，並非難事。只要有耐心。孩子從很小就如如此訓練，尤屬輕而易舉。假使孩子早已養成愛拿別人東西的習性，除了追問來歷，必要時仍須勞動自己陪孩子去還東西，回來時不妨買一把小刀給他。（其他物件亦可）做父母的爲了希望孩子長成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當極願爲。

四、每一個教師都是藝術家

術家

抗戰以前教員例有「教」字花的綽號，抗戰以來除了部分的教員生活較爲寬裕外，大半仍舊過着「教」字花的生活。一年復一年，生活委實清苦，於是有的半路上改了行業，沒有改行的則自認無用，馬馬虎虎的活着「教」着，其中也有堅苦卓絕爲教育而努力奮鬥死守着陣營的戰士，但爲數不多。這是目前教育上的嚴重問題，同時也是國家民族的危機。

學校中開着荒蕪，教師的家中又開着飢荒，政府對於這個問題早已注意，並予補救，這裏不加評論。現在所要研究的是對於那些離開教育陣營的教師，如何來一個「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的運動，讓他們從新覺醒，讓他們曾經變過的教育園地早已荒蕪了，企待

着他們的歸來；讓他們深切感奮到他們自己責任的重大，他們不是「教」字花，確一個個都是藝術家，是民族生存所繫的藝術家。

每一個孩子都是純潔無疵的玉石絲綢，大大小小，長長短短，憑着教師的一枝粉筆，一張嘴，一根教鞭，還有一副讓人不倦的精神，按照材料的大小長短，創造出各個具有特異風格的藝術作品。正如藝術家憑着一枝筆，一把刀，一顆靈感的心，在各式各樣的材料上，畫出雕出美妙的作品，每一作品均有它獨特格調。藝術作品是藝術家的人格精神最高的表現。一個孩子的成就也是教師的人格精神最高的表現。藝術家之成爲藝術家，不是輕易的，他一定經歷着無限的困苦艱難與飢餓，甚至到了死後，經過百餘年，他的作品才爲人所欣賞。他的姓名才流傳千古。一個教師，一個藝術家，他的成功，更非輕易。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師的困苦艱難將數倍於藝術家，而他的成就亦數倍於藝術家，他的功績更是無可比擬。在陳絕糧的孔子必然是古今的聖師。我們今天的歷史就是這位大師的「藝術作品」。展覽會中的紀念冊。我們今後的歷史，將是現在的教師「藝術作品」展覽會的紀念冊。

抗戰至今已走上第六個年頭，未來的建國完成，中華民族入於富強康樂的境界，這一頁光輝燦爛的歷史，中間人物，不是我們自己，乃是我們下代的子孫，也許連我們自己的名字都沒有。但是創造這頁歷史的却是我們自己，尤其是我們教師！我們的責任既如此重大，現有教師應如何奮發，去位的教師應立刻回到原來的園地，繼續工作，致力於藝術作品的創造。古詩十九首的作者雖已失傳，然而他的藝術作品却永遠永遠的膾炙人口。

讀書雜記

羅璋

論語與孟子

論語一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孟子七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皆體驗志識之端。先聖後賢，其授一也。而孟子之闢異端，拒邪說，教教化，明人倫，尤其在以宣揚孔道為己任，其立論主旨，與論語固無以異也。然而亦有不同者，論語氣平，孟子氣激，論語辭約而意盡，孟子氣盛而言宣。論語之發語用喻，孟子之發語用惡，論語正言莊論，多法語之實；孟子比物託興，多譬語之辭。論語短章多，長章少，孟子長章多，短章少，此修辭之不同也。論語之旨性，則未嘗斷其善惡，祇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而孟子直道性善。論語祇言仁，而孟子兼明仁義。論語祇言志，而孟子深論養氣。論語偏重教民，而孟子偏重教君，此樹義之不同也。孔子之稱弟子以名，孟子之稱弟子曰子。孔子弟子自稱名，孟子弟子有自稱吾者。孔子弟子稱孔子曰子，孟子弟子稱孟子曰夫子。孔子弟子，問仁者七，問孝者三，問政者六；而孟子弟子所問皆不及此，此稱對之不同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孔子述堯舜，憲章文武，尚王而未嘗制；孟子雖明王道，稱堯舜，但進而言其制之所宜，此論政之不同也。論

孟語言氣象之間，實有不難辨者，學者細心而求之，則庶乎其有得焉。

大學與中庸

學庸二書，雖同為聖學之淵源，明人倫之大本，開治平之大道，然其間亦有不無異者：一曰篇章不同，大學依經立傳，以傳經經，綱目相維，首末相應；中庸章分節解，截斷文理，脈絡不貫。二曰主旨不同，大學專言學，故開宗便言學制；中庸專言道，故起首即言道統，大學言誠意，中庸言明誠，明誠在於致曲，誠意在於致知。大學言性，祇提好惡二端，而中庸申之以喜怒哀樂。大學言慎獨，先主於心，而後乃兼於身；中庸言慎獨，兼大學兩慎獨意，蓋合內外而言之也。大學引其精於明明德，擴其量以平天下；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一為盡性之書，一為明德之書也。至於治平之道，大學詳於八目，中庸備於九經，九經八目，雖同以修身為骨幹，然八目可謂九經之本體，而九經可謂八目之功用。大學一書，自宋以來，程朱說誠正，陽明說致知，心齋說格物，劍江說修身，表面上雖若各明一義，實莫不以治平為歸，特所從入之途稍不同耳。吾人研究中庸，必須取大學而參證之，方能究其本而會其通焉。

小學

小學一書，言理而必證之以事，言古而必參之於今，內外兩篇，合三百八十五章，句與字字，皆是至理，學者誠能一一實體諸己，乃知朱子所謂此書「是做人底樣子」者，益可信也。

諫官

周官無諫職，以廣聽也，諫之有官，自漢設諫議大夫始，晉初立諫官，以傅玄，皇甫陶為之，唐之補闕拾遺，宋之司諫，明清之御史，皆倣此而立，今則有監察院之設，卓然獨立於行政，立法，司法之中，制度誠善，然一語其權廢，不若前代遠甚，是宜有以振之也。

縣制

我國縣制，淵源於周，雛形於春秋，而確立於秦。周代郊外六遂制度中，有縣之一級，轄地約四百里，設縣正一，執行一縣之政令，不過此時之縣官，出於民選，由政府加以任命，類似地方自治組織，與後代以縣為官治之行政區域不同，春秋時之縣，轄地四，屬大郡小，簡而易治，縣官名稱，列國各不相同，據禮典載：晉稱之大夫，魯謂之宰，楚謂之公尹。又云：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其職一也，至於戰國，郡大縣小，異於春秋時之縣制，但其職官名稱，則相若也。秦滅六國，統一天下，用商鞅變法，罷封建為郡縣，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以郡轄縣，每縣面積約百里，以戶口之多寡，定縣等之大小，萬戶以上者為一等縣，其長官稱曰縣令，不及一萬戶者為二等縣，其長官稱曰縣長，下設佐治人員二

芭蕉

莫退

「通家書，弟弟從湖北苦難的境地寄出來，稚拙的字，又手又腳的描出了淪陷區側面的一景一色，其中有幾句關於家園遭敵手災殃的語。」

「我們當時萬分的驚慌，在豫也許只有事後搖搖的惋惜。幾月的離隔，使這道遠跡還輝的遊方書，早對家園不復有鮮明的印象，末邊，小院裏，你且想想看，你手植的綠芭蕉，如今也剩了短杆杆的一截了。」

「無然地，這不能讓我再已於往常對位人羣的預預態度，凝視着這擊拍在手中的八行書，讓我的記憶擦去多年來奔波的風塵，清理出一段褪色的學程，二頁一頁的揭開幼年之前，字裏行間，我又明晰的看到垂髫的弟弟，倏的回到了山水的故園。」

那時當我們兄弟兩遭被嚴峻的父親關在後院一間幽靜的大廳上讀書，從午到晡書聲琅琅，讀得無止歇。舉凡一個世代書香的公子所命定的一份文事，以及培養一個酸儒生所安排的一套瑣節：清晨在萬世師表牌下燃上三炷香，新點一盞經書；黃昏推幾幾句聯對的工仗，對聯牌虛設作三個掛，方准睡覺。這一件一件就像給父親的硃筆圈定好了，殷紅密實的從沒半點鬆隙差池。並且父親他那急切盼望子孫上進有出息的苦心，製成了他那門毫不姑息徇情的家規，不說應對答話另有一套，就是一

離開書房，出外解小溲，都需用紅筆在流水牌上畫下「正」字，記錄回次，極有規律，不能透次。這在父親他是滿肚子理想，「樹打根起」，祇想把自己熱愛的孩子從小就鑄成一個定型，將來一直飛黃騰達。在人坐路途上，沒有半點浪費荒唐，毫不踴躍的向上爬，爬上一個功名的階梯，越發慰藉他自己在年少時揮霍光陰的錯過和晚年際遇不佳的後悔，他絕不想讓自己的孩子再走上自己的道路，便多方想我們就範，於是，禮起稜稜眼睛的督勵，用那兩尺長的青竹板打手心，便成了他教誨生效的好辦法。然而，這在我們兄弟倆，功課全不見得比捉詐話看得還重要，對於當時父親那番苦心，就適巧成了厭惡。除了當面也斯斯文文裝做一個「小老人」模樣應付應付，那一顆野馬的心，是並不是時時放在大廳深閉的八角紅線玻璃窗裏面的。並且懂得父親的腳步聲比懂得平仄聲還明白，縱是遠遠的，父親老邁步腳還只甸甸地剛一響在前院的槓門外，我們就已恰時的收拾了嘻笑趕忙脹起嗓門讀書，聲音高唱得彷彿要揭破屋瓦飛去，廳上哄哄一片，故意要給走來的父親聽到。可是只等父親轉背一出房門，我們的聲音也彷彿隨父親寬大的衣襟飄出去了，漸漸的低落下來。父親也偶而出去的，這原因是他那份關切切情專專探探地方閑事的正義感和他那剛正不阿的狷介性格，以及早年輕

立言之功，漢唐以來，莫大於陸敬輿，試取其上言於德宗者而熟讀之，推之使遠，引之使近，矯之以其情，導之以其緒，曲折以盡其波瀾，而律捷以御之坦道，擴其。愛，暢其所鬱，排宕之以盡其變，奮合之以歸於一。嗚呼！往古之經，而於今尤協；究極於中藏之新，而於事皆領。真元以後，禁風之宇宙，孤危之社稷，換散之人心，經悍之戾氣，消慄蕩滌，而唐室為之再安，皆敬輿立言之功也！前乎此者，董仲舒正而浮，賈誼奇而偏，魏徵切而俗，莫能匹也。後乎此者，蘇軾辯而詭，德秀詳而迂，莫能及也。

良心

良之為義，善也。良心即善心，善心即仁義之心也。良和善，毛韓之傳詩，鄭氏之注禮記，何休之注公羊，章氏之注國語，高氏之注呂氏春秋，許氏說文解字，張氏廣雅，司馬氏注莊子，孟康如淳注漢書，孔氏注周書，無不皆然。故趙岐解良知良能為甚知甚能，亦由善之義引申也。

蔽

荀子解蔽篇曰：「墨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有所蔽，必有所偏，有所蔽，必有所失。今之人治爭則蔽於微而不知大，蔽於私而不知公，對人則蔽於蔽而不知寬，蔽於實而不知教，故人之患在於蔽。

過大差事的威望，與目下仍擁有一些良田的財力，在這見方三幾十里地方很得的信心，無形中在精神豪富的中間，他成了一個代表的意志，對地方行政機關處在一種諮詢與監督的地位，不由的有時要出去；同時，他彷彿也操有一種法律遺漏下來的權力，和鄉東村西村渾厚的農人不願牽涉到官庭去的驕驕，也得有時請他出去。不過，父親也不大常出門的，出去的時候，多是由家裏的兩個長班，抬一頂青大布的蓬轎，送了他去。每逢他出門的時候，就是我們兄弟頑皮的好機會。弟弟來信中所說那種綠芭蕉那回事，也就是在這類機會中的成績之一。

父親的蓬轎是用兩隻五六尺來高的長脚凳擱在前面橋廊上的，雖然出門時一片吶喊，收拾打掃轎子，但還在我們後院是仍無從知曉的，幸好長班范四叫雞，（一個上了一把年紀的小孩），他住在後院過去的廂房裏，每出去，總要在大廳的紅綠玻璃窗外經過，一個個好消息，就時常中他酒氣醺醺的嘴裏透出來。

我打一個手勢：

「范四叫雞——」

一雙紅線鑲邊的眼睛便貼上玻璃窗，匆匆忙忙的神氣，他對襟的背脊還沒扣紐。——這一回奇特的手裏還提了個油紙的大燈籠，映上一個斗大的紅字：「莫」。

「西坡的季家與汪家爭水，打起來了。請老爺去。」提起手中的燈籠幌一幌。「今天還得趕夜路。」

於是時間便在我心裏有一個精細的估量，一分一秒揣測范四叫雞大致走到了轎廂。兩個長班從高架上把黃竹轎桿抬下來，揩抹一番

軍上青大布轎布，擱在廳中央；父親也儀容端肅的站在一旁，他一身靛青的杭綢大袍，套上一件泰西織的馬褂，鼻樑上架付古銅老光眼睛，景泰藍的眼睛盒，串着幾顆瑪瑙翡翠的圓珠，搖搖幌幌的垂在胸前銅扣上，特別注目。

長班收拾停當，一個心照的眼色，前後打一個招呼，父親便撩起大袍，一躬身坐進轎裏。范四叫雞再一個「起——」字落在肩上，轎子便應聲騰在空中，兩個青背挺得筆直，一溜風的幾個箭步就抬出了門。我們每次的揣測都不會有多少謬誤，回回收拾好書本，溜出書房，站在後院花牆邊望的時候，梅花格的窗口裏，總望到那頂布蓬轎在一抹青葱的田際中穿過去，一直隱在遠處的松樹林的蒼鬱山徑中。

「啊！——」兩個稚弱的心，卸落了一付担心的鐵鍊。於是書房裏還它一個高敞的空寂，兩個小主人不在屋後測裏厚水兜魚，就已爬在樟樹上摸鳥窠，甚至祀奉孔夫子的線香也暫時抽去不用，唯唯那後園的土蜂窠。

然而，這次的情形却大與往常不同。懂得父親將回的特別晚，大可不必顧慮。屋左屋右的景物已經煩厭。樟樹爬得光溜溜的。捉來的魚蝦也並不能真當晚餐。孩子的心便不由的飛的更遠更遠。當時我出了個主意：

「金樹山你還沒有去過？」

我會隨同媽媽進香還願，到過山腰的真人殿。金樹山那景緻，我是有一份價值驕傲的榮幸。這話說得使弟弟神往，他那黑湛的眼睛瞪得圓圓的，就彷彿從我口裏看見了甚麼：「好，就走。——你走頭。」

路不並遠，翻過兩個坳，一氣就跑到山麓

。滿山鬱茂的松柏密密叢叢。一角碧瓦紅牆就隱在這景色逼人的森林中。樓樓的松濤一陣陣送下來，廟裏的幽冥鐘一下下，悠悠的沉響到空谷裏，悄然契合。

一踏在山徑上檢了幾個棧球。剛一走到廟門，就朝殿上打進去。線在門旁石獅子後面，窺探動靜。

「那個甚麼神明？」——老師父一拐一拐走出門口，看不到一個人影。

「是我！哈哈。」「嚇的跳到他面前。捉住他的法衣：「老師父，你好！」

「啊！你們上山來啦，廟裏不要跳皮，幫扶晚上做惡夢。」

銀杏參天，院蓬裏兩支華蓋般左右高張，蔭綠得兩廂的丹墀晶瑩澄澈，一派密匝匝的枝葉梳落下一羅春日晴暉，斑斑點點的映在石砌薛苔上恰像一件百衲衣。老師父這時本在丹墀裏栽種些甚麼，院裏一個窟窿，油黑的沃土翻出一堆堆，條鋤一旁正放着幾株葉寬如蒲扇的植物。——這復惹起我們的興趣。

「這甚麼傢伙，幫忙行不？」

「綠芭蕉。」

明明曉得我們時花修葺，並不會比「詩云子曰」更高明，但，羨慕的心緒多易返歸純真無邪，極洽於與孩子們打交道，老師父對我們的請求便沒有拂意。於是工作又繼續下去，推鋤頭挖泥巴算是我們份內的事。扶技運葉，那泥壟土，便由老師父細心地一個人承當。右院的芭蕉經老師父獨自栽好，左院的這幾株經我們額頭出汗之後，也算大栽栽好了，再從廟前竹林的池塘，提上幾桶水，澆在

模兒的牆上上安棧。一切便停當了。老小二個相將着鋤頭水桶到後院洗手休息。

「老師父還剩下一株。」

「難為你忙了半晝，就送給你們吧。」

走到後院盥洗已畢，幽間的殿上，塵封的神像旁邊老師父講了幾個甚麼芭蕉葉上圖字的故事勸我們努力攻書；我們又在殿上胡攪了一頓，草蒲團上翻筋斗，打陰陽八卦，香杆子架八馬，半天的時光極容易就打發過去了。看看日頭偏在山背，院子裏家雀叫得噦噦噦噦。我們便踏上昏黃的山徑，手提着一株芭蕉，腦裏想着芭蕉的故事，由緩緩的松濤伴送着跑回家來。

「走頭一校筆，走一段桌布……」

一進門就悄悄進書房去。把芭蕉藏在門角裏，又假門假事的翻開書時了一陣。掌燈時分吃飯，姐姐很詫異我們倆今天飯量特別好。吃了飯一身疲倦，弟弟坐着就理頭在姐姐懷裏盤腿，我也眼睛睜睜的。看見燈燭映着黃絨絨的毛。呼呼的也帶上個綠芭蕉的甜夢睡去。

翌晨，綠芭蕉夢醒在紅暎暎的陽光中。灶房裏剛興起松柴的煙氣，我們就不梳不洗的跑到書房，一心計掛着芭蕉，可是爬開門一看，欣喜陡然變成了斗大的驚詫，昨晚明明放在角落的芭蕉竟不見了，連泥土都沒有一點。發狂：「芭蕉嗎？那個偷了。」

「我的芭蕉！」

「意外的驚異與傷心，使弟弟的眼眶也紅燒來，默默的催促。」

「神醫二相，他早上打掃書房，問他，問他！」

不由分說，油油地衝到前院，一闖開房門，抓住管二相的兜兜亂搖，胡口斥罵：「把我的芭蕉拿到那裏去了。還我們的芭蕉來！」

「還芭蕉來。不還打死你……」兄弟兩張伶牙俐齒的小口，把老邁的管二相攪得喘不過氣來。一面咳嗽，一面哆嗦：「慢，慢點，莫莫頑皮……」當時的氣憤使我們恨不得把他幾根疏落的山羊鬍鬚拔下來。

「那獸體傢伙，你們不怕老爺罵人？放在書房裏。——你要還在牛欄旁邊。」

「等下再回你算帳。」兩個又喘的跳出去：「老鬼。」

昨天夜晚，父親並沒有回家，祇打發范四叫雞回來報訊，說是西城打出了人命案：今天恐怕還不能回來。這一個消息又使我們快樂一天。

兄弟倆有這湊巧的機緣，便開始種芭蕉。由於老師父是種在丹墀裏的，我們便也擇定了書外這個丹墀。並且老師父那個芭蕉想字故事的在心裏作祟，孩心的一份模模糊糊，也痛以為爲窗外沒有這株芭蕉，自己的字是臨帖習在九宮格的紅毛紙，從沒有在碧綠的芭蕉上去著過筆，也許這寫不齊父親連批三個紅圓的原因，就正在這裏。並且，咫尺距離，芭蕉映在窗外，能够照顧拍扶，不致遭到雞啄羊踩的災辛，便決計不種在後園或者屋外。但是，丹墀是滿地青磚，砌得平平整整，除了縫隙中萌出幾根雜草，與水清一片的絨絨青苔，要種一株芭蕉是不好從何地生根。

「磚地上怎樣種呢？」

「恐怕也祇有這個辦法吧！不然，你想磚地上如何種呢。等着，暫待泥已來，就可以開工。——等再等，我學着老師父扶枝理葉的工伴都弄得乾乾淨淨。摸着這翠嫩綠的芭蕉葉，就像摸着媽媽手腕上戴的玉圈。心裏半起許多綠的感覺天的幻想。但好一息，泥巴沒有來，倒隱隱到弟弟的哭聲自後院傳來。心裏一驚，也放下鐵鋤向後園去。

原來，弟弟正哭聲在與管二相糾紛。一挑竹篾圍在地下，二相的土瓦布兜布也提在弟弟手裏絞成一股。管二相氣虎虎擡起羊鬍鬚，弟弟紅腫着眼睛淚漬斑斑。

「何事攪的泥巴？」

「管二相，不肯挑……說怕爹罵……」

「管子二相：我拍一拍胸膛——怕甚麼。有我担載。」

「小少爺。不是我不挑。丹墀裏磚地鋪得平平的，老爺天天吩咐，不要弄骯髒，時時用水沖沖。——怎麼好種芭蕉？……並且，種芭蕉要潮濕的地方，要根埋得深，磚地上堆一撮泥巴，又那裏栽得活？」

「管二相這幾句心平氣和的話，倒並不像他

哭得滿臉，不好從那裏擄泥。心裏說要同磚地一樣打出一洞的主意……」

「泥，我有辦法。」挑一担泥巴，就堆起來種在磚上。」弟弟儘個主意出得很高興，臉上漾起兩個淺淺的笑渦。「我到後院喊人挑泥來。」他決斯得很快，沒有一絲絲考慮的餘裕，就一路祇聽到他清脆的嗓音：「管二相，管二相」，飛奔的跑出去。

「恐怕也祇有這個辦法吧！不然，你想磚地上如何種呢。等着，暫待泥已來，就可以開工。——等再等，我學着老師父扶枝理葉的工伴都弄得乾乾淨淨。摸着這翠嫩綠的芭蕉葉，就像摸着媽媽手腕上戴的玉圈。心裏半起許多綠的感覺天的幻想。但好一息，泥巴沒有來，倒隱隱到弟弟的哭聲自後院傳來。心裏一驚，也放下鐵鋤向後園去。

原來，弟弟正哭聲在與管二相糾紛。一挑竹篾圍在地下，二相的土瓦布兜布也提在弟弟手裏絞成一股。管二相氣虎虎擡起羊鬍鬚，弟弟紅腫着眼睛淚漬斑斑。

「何事攪的泥巴？」

「管二相，不肯挑……說怕爹罵……」

「管子二相：我拍一拍胸膛——怕甚麼。有我担載。」

「小少爺。不是我不挑。丹墀裏磚地鋪得平平的，老爺天天吩咐，不要弄骯髒，時時用水沖沖。——怎麼好種芭蕉？……並且，種芭蕉要潮濕的地方，要根埋得深，磚地上堆一撮泥巴，又那裏栽得活？」

「管二相這幾句心平氣和的話，倒並不像他

下顛顛動的羊鬍鬚那樣討。我當時一份同情
弟弟的憤怒不禁落在沉默的首肯中。可是——
芭蕉就不種嗎？芭蕉就枯死嗎？孩子的愛
花草的心，不是成人懂得的，管二相的話不能
抑止住我們那蓬勃的想頭，我仍執拗的堅持
着：

「要種在丹壚裏，真入殿的老師不是也種
在丹壚裏？芭蕉種在丹壚裏，字就能寫得好」
我還有個寫字的道理哩，諒必父親也沒話斥
責。這時弟弟有我聲援，又理直氣壯紐住管二
相的大腿大吵：「你不同我們種，紐斷你的鬼
腳。」

管二相不得「讓步」：「你把兜布拿來。
我看這是在後院栽一個磁花盆進去，把芭蕉
種在盆裏。老爺要罵就罵去。」

「要得」——這倒是一個妙法，描繪着高
頭駿馬，書生揚鞭遊街的大磁盆我很喜歡。磁
盆洗乾淨比磁茶壺還好看哩。「那就搬那個栽
黃子蘭的磁盆——栽仙人球的那大綠油盆，沒
有畫花我不要。像個妹妹尿盆。」

「好，好。聽你們的意。老爺罵人來？
我總直說。」二相給我們攪得心煩，不願多
計較，只要我們能利落的少點囉嗦，他甚麼事
情都卸責。很快就幫起衣褲從圍裏的花台下捧
起雪白細細的磁盆來，於是我挑了半担泥巴，
弟弟提了小桶水。一路唧唧的到丹壚裏，開始
工作。

管二相對於時花花草草家務事。他那經驗
就豐富的配成一條紋紋密密的刻在寬額上？這
份工作由他來担起是毫無問題的，不過，當時

我們彷彿有一種從外國留學出洋學得點皮毛知
識要回來炫耀的心思，甚麼事都是別人的好。
對管二相的指點全不相信。一手一脚胡攪一頓
。讓管二相靜坐一旁，靠着玻璃窗打盹。

結果，一個磁盆滿滿的塞了一盆泥巴，還
塞不住芭蕉的根，露出半截在盆上面。東扶西
倒，他好像缺了半背脊，撐不起腰來。弟弟
再拿些泥巴往上面推，弄得磁盆裝不了撒滿一
地。也還是豎不起來。真是沒有辦法！還是找
管二相吧。

「喂！芭蕉種到你頭上來了。」我拿着鋤
頭柄一肥敲在二相光頭上，敲碎了他的流涎
甜夢。「是叫你來種花，又不是喊你來睡！」
管二相措一措嘴角的臭涎。看着我們這狼
狽的情形好笑。「——你這是望泥菩薩。少
爺，你們只曉得唸書的。還是到書房裏去用功
。」

「好！你來。你來。看你那一手。」弟
弟早已懶再動手。口不得管二相來。把手掏出
一合盆水，往他身上一澆，就嘻皮笑臉的跑
了。

我愛芭蕉。我還堅持着那沒被汗水淋掉的
熱忱。同管二相兩個又透底的攪一頓，重新把
泥巴翻出來勻鬆，盆裏墊上幾塊瓦片瀉水，盆
底輕輕撒鋪一層細土安穩，再把芭蕉扶得正正
的，用厚泥巴緊塞住芭蕉根。一切全如一個時
花匠的手藝。細心處並且還超過那僅為賣錢的
馬虎。綠芭蕉便可算在我一雙小手下栽種完好
，雖然管二相一雙滿皮手的幫忙指點是有不可
抹殺的功。

鋤頭一動，腰桿都有點酸痛。一身輕鬆的

站起，像沒有受父親半句訶斥，一口氣背完了
「離婁苦子」一樣的舒爽。「管二相。還是你
強，唔，還是我比你強，只要有人告訴我，比
你做得還好。」——是不？」

「讀書要有這樣上心就更好。
那書裏頭就正是少了芭蕉。要不然，考
早讀好了。」

「哈，哈哈！——我一個堂堂的理學，
給他笑得有點莫名其妙。」你又少喝了兩杯，
笑甚麼。……你先把羅筐水桶都提到後園去，
我到媽那裏去要壺米酒給你。」

綠芭蕉迎風擺動在丹壚中。這一整天我都
徘徊依戀在這翠綠的植物旁邊。記得從早到晚
一共澆了三次塘水，弄得一雙布鞋透濕。夜晚
睡在床上還一脚踢開被頭，猛的爬起來，喊：
「拿鋤頭來，……」這小小的植物已在我的腦
魂裏生了根在夢裏長了葉了。

翌日。我們在書房裏唸書也特別有一雙骨
碌碌的小眼睛，時不時由書裏斜瞟着那輕輕款
擺的綠葉。兄弟倆時常开心的微笑。這一天新
點的書，也彷彿極容易記憶。極容易背上口。

下午父親回來，走出丹壚天後園，一下看
見了這位不速的綠客，雍容矜立丹壚中，頗頗
點頭招扶，不禁詫然：「芭蕉那個弄在這裏？
——我們兄弟都弄息不敢時一句，默默的描
着九宮格，眼睛可由筆端上抄着窗外，且看父
親如何發作。」

父親把這綠芭蕉端詳了一陣，用手摸摸着
它的綠的平寬葉脈，也彷彿有所愛慕的：「這
盆裏怎麼栽得芭蕉活？糊裏糊塗。」便轉過身
來喊我：「X，喊人把牠搬到後園去。我在這

下，不要把我的花磁盆弄壞了。——告訴二相，要他少喝兩杯，不要攪昏頭昏腦，芭蕉往磁盆裏栽，栽到沒有？」

「聽到。」

啊？芭蕉真不能栽在磁盆裏！好在這次，管二相的酒香担載了一切的過咎，父親並不追究我這糊塗主意。我便把這些話一五一十老老實實告訴了二相。幸得父親的多話，還再三的叮囑他莫說昨天的情形，只把磁盆搬來就是。並且，約定好放晚學之後，我們一同來把芭蕉再栽在後園。

傍晚，夕陽籠罩在後園樟樹的鳥窠上。牆外的山路上，牧童叱着水牛蹣跚歸去，鄰居晚餐的炊煙在深褐的草屋上輕輕飄揚。這時，我們好容易從書房裏跑出來了。趕緊跑到二相那裏，一把拖了他：「栽芭蕉去！」

「呃呢，不要坐車了。我不早說老爺要罵人的。」聽得二相的口吻，彷彿有點抱怨的意思。「一株芭蕉，有甚麼好處。老爺吩咐栽了就算事。」

我可不甘心對這美麗翠綠的植物，給他如此一個輕蔑的命運。爲什麼我以遲遲上賓的熱忱從山上提回來，而要從酷待死囚的眼色，冷冰冰的望他枯萎呢？這人情炎涼的幻變，在孩心中是沒有根據的，我還是堅決的要栽。

「栽在後園就好了。要那磁盆費巧！」

「磁盆我早已收檢了。」

「那末，芭蕉呢？」

「擱在水井邊那溝裏。」

「那不枯死了！」——心裏一急，跌脚，「井水浸了，那裏會。少爺。——我去拿

給你，這回我可不成。老爺說起話來，又是罵我酒昏了頭。」

已經有了兩番的經驗，我芭蕉的一切辦法已經比作文的起草轉合還清晰明白，私下裏打算你言二相背了寔在混帳，我大可不在乎，自己動手就是了。並且，管二相晚邊忙忙去挑水澆菜土。正份事上越發他作不成的。

於是，邀了弟弟揀了夾竹挑穿邊那塊地，兩個便挖土動工。這處泥土很鬆，費不了幾鋤，就挖了一個大窟窿。一條條蚯蚓在黑土裏往外鑽，一股股霉濕的氣味撲上來，復不好聞。忙了一陣，紅紅的手掌也彷彿有點痛。終於這株被遺棄的綠芭蕉，又答答的伴着紅夾竹挑花站在茫茫的暮靄中了。……

歲月匆匆，綠芭蕉和書房裏的小主人俱長，書房裏渡過了幾個年頭的寂寞。在一個暑暑的侵晨，坐上小土車離開山水的家園，趕到城中去投考中學的時候，鬱鬱的芭蕉已只能攀

攀他寬大的綠葉。記得當時，還會用衣針在綠葉刺了一行字：「手槍的小主人遠別了。」——從此，芭蕉便一直飄活在我南北的故鄉中，風塵的困夢中。自己沒有機緣重回故鄉，也沒有機緣一親綠葉的寬葉。

這次接到弟弟的請，不禁又回憶起家園。有以古潭濃郁的思潮中漾起了團住石子投下的激越波紋，一腔憂鬱的鄉思纏繞着一份山破脚鐵騎踐踏的悲憤。那珍惜芭蕉，被摧毀成了這忿怒的焦點，我讀着這書信像全身抽了一頓酸酸軟軟的苦刑。

當晚，在八桂風雨驟降驟自後估靜中，繁星在空，我坐在木窗下隱晦的寫了一封短簡，準備次日投郵：

「綠芭蕉的摧毀，祇使我更愛家園。明天，我將到郊外苗圃中去買下株綠芭蕉，種在小院裏。多風多雨的八桂山水中，聽暴雨中那一陣丁東丁東……」

七月三十日，雨後。

圈套

化龍

粵漢鐵路湘潭站候車室的壁上掛着的圓形大自鳴鐘，正指九點五十八分。

由湘潭開往衡陽的芭蕉次混合客車，像一條長蛇般的排列在月台邊，正要展開迅速前進了。

火車頭像一頭剛睡醒的雄獅，用力的在吼着，烟筒裏噴出一陣陣濃黑的烟，烟子裏夾有

一些紅色的火星。

汽像奔騰着的潮水般，從車頭下面向兩旁冒了出來，把附近的空間，佈成了一個霧般的世界，接近車頭的兩口車箱，差不多完全籠罩在白霧裏，人們感到一陣窒息似的難過。

車子的速度，漸漸在加快，窗外的房屋，田野、山峯、樹木，以及路旁的電線杆子，都

很快的向後邊，車身以搖籃般的擺動起來，旅客們的喧鬧聲，漸漸的平靜了，疲倦的人們，早已閉上眼皮在打瞌睡。

車箱裏的旅客，是各式各樣的：商人、婦女、工友、中學生、軍人，以及那些吊兒郎當兵不像兵，民不像民的流氓，都靜然的坐在車箱裏，的確，這種各式各樣的份子構成的環境，是非常複雜的。

車箱的左邊，坐着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穿着套背帶似的工人服裝，黃黃的臉和亂蓬蓬的頭髮，以及他那粗魯的舉動，足以顯示他是一個相當聰明油滑的傢伙。

「喂，老頭兒，盒子裏裝的什麼東西？」他油腔滑調的問着坐在他旁邊的兩個總下老頭子，這老頭子土頭土腦的，右手提着一個包袱，左手提了一對盒子，從盒子爛穿的地方，可以看到盒子裏裝着一些紅黃色的東西，那大約是送人的禮物吧？」

「……這個嗎……送人的禮物……」老頭子優美的回答他，畏懼的眼光裏，帶着一些惶惑，因為他怕這油腔滑調吊兒郎當的傢伙。

「甚麼？禮物嗎？是什麼東西？」這油滑的青年反問他。

「橘子、廣橋紅，就是廣州的橋紅。」老頭子回答他。

「廣橋紅？賣不賣？老頭子：」「不，不賣的……我是送人的……」老頭子有些怕他，他一面說一面把盒子藏到屁股後面。

「哎呀，真小氣，油滑的青年說：「又

不會捨你的，親戚親戚做什麼呢？來來來，發兩個給這些先生們吃。」這油滑的青年看樣子是要和老頭子開玩笑，他一面借着賣橋紅大家吃為名，一面硬把那對爛盒子搶到手裏。

老頭子可有些慌了，他放下手裏的大包袱，拚命的來奪回這對爛盒子。坐在他們四週的人們的目光，被他們搶奪的聲音吸引了過來，帶着玩笑和調笑的意味，投向那土頭土腦的老頭子身上，老頭子可真有幾分被衆人的眼光窘得不好意思起來，他望望左邊，又望望右邊，結果他還是去搶那對爛盒子。

「老人家盒子裏裝的什麼貴重的東西哇？這麼珍貴的。」針對面那個面非常和善的商人問着老頭子，他對這搶奪中的爛盒子，也發生了興趣。

「橘子——廣橋紅，送人的。」老頭子吞吞吐吐的一而緊要地抓住搶奪中的盒子，一而回答問他的商人。

「哈哈……幾個不值錢的橘子，也值得這麼拚命嗎？」和善的商人也冷笑着說。

「先生這是廣州橋紅吧？很難買到的，搶了便不姓趙人家。」老頭子何把這幾個橘子的身份，提得很高。

「橋紅的，這老鬼也知道吹牛皮，」那油滑的青年說：「我問你，廣州在什麼地方？在南？還是在北？」

老頭子可聽得他問住了，他有些尷尬的來，的確，他真不知道廣州在中國還是在外國，他只好咕咕着：「我是聽人家說的，我也不知道在南在北。」

「這老鬼真糊塗。」油滑的青年挺內行似的說：「廣州先路幾年了，幾處還有橋紅到這邊來，你這個屁道不知道來過橋紅嗎？人家說橋紅好吃，你也跟着說好聽話。」油滑的青年笑着看他。

「哈哈……」

內圍圍着看熱鬧的人都笑了。老頭子被逼得沒辦法，只抓住盒子索性不做聲。這油滑的青年，他斜起眼睛，睜着眼睛被他戰戰的老頭子說：「不曉得又何必吹牛皮？」

「哈哈……哈哈……」又是一陣輕笑的笑。油滑的青年非常得意，他燃起一枝香煙，含在口裏，兩個懶懶的傢伙，老頭子坐在他的旁邊，一聲也不響，怪可憐的，顯然是個怕他的神氣。

「喂，老人家，橘子給我看看好嗎？倒看是不是廣州出產。」商人說。老頭子一聽，「不，我還是送人的。」老頭子小氣的小氣，似乎怕商人也。他邊說邊將手中那對爛盒子去。

「這老人家真小氣，我又不吃你的。」和善的商人，似乎有些過頭于不知了，他順手摸出一張五十元的鈔票，向老頭子說：「這五十元你拿着好不好，要買幾斤橘子，你也就扣着我這五十元。」

「對啦，這幾斤橘子，值不上五十元，大家聽聽。」

老頭子真有些為難，他倒不好意思起來，無可奈何的只好把裝着橘子的禮盒子送到商人的手裏。

商人慢慢的解開繩索，揭開盒子，盒子裏裝着六個紅紅的橘子，這橘子，確實紅得令人可愛呵。

大家的目光，都轉移到橘子上去了，他們在懷疑着這真是廣州橘子嗎？

油滑的青年，早就擠過去了，他拿起一個橘子來，仔細的看了幾遍。

「見鬼，什麼廣州橘子，明明是湘潭帶來的土貨。」這油滑的傢伙，露出非常鄙視老頭子的眼光說：「看不出這個老鬼，真會吹牛皮。」

「……」老頭子想說話，但是，有些怕他，只好不作聲，兩片嘴唇在顫動着，似乎想辯白幾句似的。

「這不是廣州出產的嗎？」商人說「來來，退還你，真是，請你別要賣。」他一面說，一面將盒子仍舊送還老頭子。

「老頭子，橘子多錢一斤？」後面一個穿長衫的旅客問他。

「去七塊一斤賣的。」

「賣給我們吃好不好？」那旅客又問。

「不賣，不賣，我要送人的。」

「我出九塊一斤你賣嗎？」

「……」老頭子想說話，但又沒做聲，似乎在盤算似的。

「來來，索性賣給我吧，我出十元一斤。」那和善的商人出了一個更高的價目。

「……」老頭子笑了，他不好意思答應他，因為他已經說了是不賣的，但他現在的確想賣出去。

「算了吧；老鬼，賣給這位先生吧。」油滑的青年，抓住了老頭子的心理，一面說，一面把盒子送到商人手裏。

商人接過盒子，拿出橘子來，一個個的在手裏量量，他說：「怎麼辦呢？又沒有稱的。」

「何必稱得那麼準確呢？」後面那個穿長衫的商人說：「我們就猜他一個大的有好重。」

「也好。」商人一面說，一面換了另一個橘子在手裏量量。

「這橘子倒還不小，我看硬有十幾兩呢？」穿長衫的旅客把橘子的重量，轉移到橘子的瓣數上。

「你真是個外行，橘越大，瓣數越少的。」油滑的青年倒好像很內行的神氣說：「依我看，最多八瓣。」

「不止罷？」商人有些不相信。

「硬只八瓣，多一瓣你砍老子的頭。」油滑的青年似乎非常有把握。

「那未必，我不相信你看得那麼準。」穿長衫的客人也有些不相信。

「不信別開看看。」油滑的青年說：「多一瓣你挖老子的眼睛。」

「挖你的眼睛倒是小事……」橘子割開了，露出錢的。」商人笑了起來。

「那不是很容易麼，我們兩個先湊好賭橘子的錢，那個沒有猜中，就賭那個出錢。」油滑的青年，還說的挺通。

「好的。」穿長衫的客人首先贊成，他一面拿出一張五元鈔票給老頭子，一面說：「十瓣以上就算我贏了，歸你賠錢。」

「要得，這老頭子一個包了，十個是八瓣，就歸你賠。」油滑的青年當真和老頭子起賭。

「那不准許的。」穿長衫的客人說：「……」

「……」油滑的青年有些氣憤似的說：「那個懶鬼，就忘記八張，四脚爬。」他一面說，一面換出一張鈔票來，揀出一張五元的，也送到老頭子的手裏。

他交付着老頭子：「你不英健，吃你一個橘子，賠你五元好不好？」

「……」老頭子拿着十元鈔票，眼睛笑成了兩條線。

「……」那和善的商人，大家請看，大家請看……」

「……」開彩了，商人挺高興的，大家大聲的叫着，大家的目光，果然都集中在他割着的橘子上。

「……」

「……」

「……」

「……」

「……」

「……」

「……」

「……」

「……」

「……」

「……」

「……」

「……」

「……」

「……」

「……」

「……」

「……」

「……」

「……」

錢的輸贏太沒意思」，油滑的青年並不避嫌似的。

「要得，就依你，你說要賭好大才有意思呢？」穿長衫的客人馬七同意答應着。

「起碼一百塊，」油滑的青年說：「少一個不和你賭。」

「一百就是一百吧。」穿長衫的客人一邊說，一邊摸出一張百元的大票子交給老頭子，一邊又在商人手裏拿出一個橘子來，他對商人說：「你來不來幾成？」

商人笑了笑，似乎不置可否的說：「好吧，我也搭兩成吧。」

「那就索性湊成兩百塊，」油滑的青年問着說：「有人搭我這邊的成不？」

「我來五成。」一個穿短便服的旅客說。「我也來三成。」另一個旅客也趕忙搶去了三成，他們相信這錢兒，這油滑傢伙是不會吃虧的。

「好吧，這邊兩百元就由我和這位先生平分就是。」商人指着穿長衫的客人說。

「那也好，我這邊就由這兩位先生分八成，其餘的算我的。」油滑的青年，也索性湊成了整數。

錢都湊齊在老頭子手上了，橘子又在雙方尖銳的目光下，變着仔細猜度。

「九瓣，」穿長衫的客人說。

「不錯，九瓣，」商人也同意。

「十一瓣，」油滑的青年，又極有把握地說，一面他把橘子送到兩個搭成的客人的手中說

「你們看對不對？」

「對的，對的，十一瓣，一點也不錯」，

兩個搭成的客人看了一回都認爲對的。

開彩了，這次是請一個穿藍布長袍的客人做公證人，由他判橘子。

橘子判開了，他小心數着：「一二三四：九十九……不錯，又是油滑的青年勝利了。」

「如何？我說我的眼睛沒一絲錯的，」油滑的青年一邊說，一邊拿過那四百元來，給了老頭子的橘子錢，然後，連本帶利的分了紅，兩個搭成的客人，笑得口都合不攏來，他們想：這玩意真幹得過。

四週的旅客，很多都投上一種羨慕的眼光，他們想：真不錯，走運氣的人，到處都是發財的。

商人和穿長衫的客人輸了，他們似乎都氣得很，他們附身低言了幾句，又望了望車窗外面的，大約他們的目的地快到了吧；穿長衫的又在挑油滑的青年：「再來一次幹不幹？我看你可沒胆子了。」

「誰沒胆子？笑話，這次要來，就得來上一仟。」油滑的青年，也故意的抬高數目。

穿長衫的客人與商人又耳語了幾句，眼睛射在兩個搭成的客人身上。他們商量了一陣說：「來吧！我們每人五百。」

這次輸贏可小了，油滑的青年馬上向前次兩個搭成的客人說：「來吧！你們有多少，我有三百元，大家湊齊一千，贏了這兩個傻瓜的。」

這兩個搭成的，他們覺得上次贏了，這次不來，未免有些不好意思，而且，這個商人與穿長衫的，也的確係個傻瓜一樣，於是，他們

拿出鈔票來數了一下，一個願出四百，一個願出三百五十塊，湊了湊數，還差一百五十元。

「五十五元」；坐在商人那邊一個做工的中年婦人，也加入了。她老早就羨慕兩個搭成的客人走財運，她想：我做一年工夫，只賺得七八十塊錢，這樣一下子，就可贏得五十元，這是一件非常合算的事麼？而且，親眼看着這油滑的青年一連贏了兩次，她一面答應着，一邊從懷裏摸出一個小包包來，一層層的解開，然後，拿出十張新新的五元的票子遞了過去。

「還差一百，那個老頭子」油滑的青年，還在湊數。

「我來這一百塊」，坐在婦人前面一個體面的客人答着。

「幾張新鈔票，又舉中老頭子手裏了，」橘子在雙方手中輪流着看。

「這橘子呀……」油滑的青年觀察得非仔細似的說：「依我看，最多七瓣」這他似乎非常有把握的樣子。

「十瓣」，穿長衫的客人說：「不錯，是十瓣」，商人也說，

「那麼，還是請這位先生開彩吧？」油滑的青年一面說，一面把橘子遞給原先那個作公證人的。

橘子又判開了，公證人仔細的數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不錯，這次可

真給商人和穿長衫的客人贏了，不多不少，恰拾十瓣，商人和穿長衫的歡喜得跳了起來，把那幾鈔票拿過去兩人平分秋色，他們的臉色

多麼的驕傲呵！

車窗外的天空，飄動着一片片的白雲，田野裏的禾稻，被風吹成波濤似的在起伏着，車頭又狂吼了，前面是一個大站，滿滿的旅客擁擠在月台邊，車箱裏的旅客也起了暫時的騷動。

車停了，上車的，下車的，擠得一場糊塗。停了一會車子又繼續開着前進了，南風從車窗外吹了進來，令人昏昏欲睡的，喧鬧的聲音，慢慢的平靜了下來，車箱裏的秩序，又恢復到原來的狀態。

做工的中年婦人真倒霉，五十元一下子就輸掉了，她異常的後悔，她後悔自己不該賭，但是，她又似乎不服氣，她還想做自己身上的二十元再來撈個本。

兩個搭成輪了錢的客人，也在互相抱怨着，他們想：他媽的，贏得少，輸得多，真有些氣人。他們也想再來一次，撈回老本。

她和他們，都想撈本，於是，他們都在人叢中尋我那個贏了錢的商人和穿長衫的客人，可是，商人不見了，穿長衫的客人也不見了，他們四過頭來看看，那油滑的青年也不見了，就連那個土頭土腦裏裏傻氣鄉下老頭子，也不知在什麼時候，走得無影無蹤。

她和他們都知道受騙了，他們遇到了吸血的魔鬼，上了他們做好的圈套。

她痛心她一年以來的積蓄，她急得要哭，可是寧由自作，怪誰呢？而且車子裏的眼睛，又是那麼多，那麼的諷笑似的望着她，她也不好意思哭，她沒辦法，只好拿出手帕來蒙住自己的臉，她的眼淚，不知從那裏來的，潮水般的擠出眼眶，撲簌簌的滴在衣襟上，她傷心極了，她低低的咒詛着：「死鬼，遭雷打的，你們這些沒有良心的東西，」可是她的哭，并不能引起車箱裏的人們的同情，相反的，她耳裏所聽到的，是罵她「蠢貨」的聲音，反映在之模糊的淚眼裏的，只是些冷酷無情嘲諷的面孔。

兩個輸了錢的客人，也無情打彩的暗自發着氣，先前贏錢時的歡悅的笑容，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他們暗暗的在罵着：「這班吃人的忘八羔子，真混蛋，……」

「……自作孽……怪誰……」

四處都是冷笑的聲音

(完)

正氣月刊

第五卷一第二期

編輯者 正氣社編輯部

桂林李家村三號

發行者 正氣社

桂林李家村三號

印刷者 掃蕩報社

桂林東華路廿七號

總經售大 千書屋

桂林樂羣路卅四號

定價	每册	一元
半年	六元	
全年	十二元	

本期零售一元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七六〇九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證警字第一號新報社
廣西圖書雜誌審查處警字三六五號